按遼疏稿

按遼疏稿卷之二

勘覆地界疏

題爲撫鎭棄地啗虜事關封疆謹循職糾舉并
請查勘以正欺
君負 國之罪事卷查萬曆三十六年十月十一日
奉都察院巡按遼東五十七號勘劄准兵部咨
職方司案呈奉本部送准兵科都給事中宋一
韓揭稱遼東候代撫鎭趙楫李成梁棄地啗虜
情罪合行勘明議處要將所論趙楫李成梁棄

地事情選差有風力御史一員前去查勘要見寬奠等處原種新地是否軍民告明每歲納糧若干有無倉串籍簿原議攤地徵銀克賞者是否舊地疆界夷酋阻貢三年有無照常給賞卽未給賞年來積銀若干見貯何處目前地界有無分明鴉骨等處曾否設有關隘墩臺防守其四至俱照前撫臣張學顏展拓里數踏看明白果爲奴酋占據若干作何講議令其退還仍刻石界止永杜侵爭一一勘確回

撫廢將韓宗功爲成梁嚮納建酋重賄縱作逃
民給帖驅逐六萬四千餘衆撫鎮等臣各論功
陞賞加儋未幾而奴虜踐蹂至矣且當時加增
蟒帑歲予舊賞五百金每歲攤派錢糧貯庫今
酋已阻貢不當給賞
請差風力御史一員查勘地界錢糧盡復占據逐一
勘確回
奏仍議追治等因卷查原任薊遼總督蹇達准遼
東巡撫趙楫會題爲華人潛住虜穴覺孽萬分

請查勘以正欺
君負
國事大略謂先年巡撫張學顏同寧遠伯李成梁開拓寬奠等六城堡延袤八百里至二十三四等年軍民史仲義劉可大杜雲登王得功陳仲庫等各佃雲頭逝裏沙松杉剪子㘓㘓鴉鶻大小松峪盤嶺等處東西三百餘里住種二千二百餘家歲納糧三千石倉串卷宗俱明至近年撫臣趙楫鎮臣李成梁慮開邊釁銳然議行招

奏聽該衙門覆議上
請如法論罪陞廕應追奪者追奪道將等官應追論
者追論庶欺
君負
國者無軼顯罰等因隨該本部題爲遼左棄地闢
係匪輕懇乞
聖明查勘以固封疆事職方清吏司案呈到部項者
兵科都給事中宋一韓疏揭爲撫鎮棄地陷虜
事關封疆謹循職糾衆弁

可虞仰布

天恩招撫入境以弭外患并議夷情用安邊鎮事又

據巡按遼東御史康丕揚揭同前事臣部覆奉

欽依陞賞加廕有差遵行在案為照

國家華夷之防首嚴疆域一入版圖即隸

王土一從經理即宜守防奈何地界之銅柱初標

招撫之

宸恩方渥乃卒以驅民而棄之地又以棄地而界之

虜虜驕阻貢舊賞猶仍且益地為事係邊防抑

且有關

國體請乞

勅令遼東巡按御史通將科臣原奏備細情由逐一

從實查勘明確具奏覆

請定奪施行等因具題候

旨未下又該本部題爲恭請

明旨速勘棄地以固遼疆事催請部科原疏一併

檢發速行巡按御史查勘明確具奏

定奪等因奉

聖旨這所奏棄地界夷事情重大着都察院即選差
巡按御史勘明來說欽此欽遵移咨備劄到臣行
咨又奉都察院巡按遼東五十九號勘劄爲恭
請
明旨速勘棄地以固遼疆事據掌山東道監察御史
李光輝呈准部題咨要劄臣欽遵查照作速前
去彼處據實勘明奏報等因備劄到臣依奉案
行分守遼海東寧道兼理邊備屯田山東布政
使司右參政謝存仁會同整飭遼東開原等處

兵備兼管屯田山東按察司副使石九奏親詣
地方查勘要見寬奠等處原種新地是否軍民
告明每歲納糧若干有無倉串籍簿原議撫地
徵銀充賞者是否舊地疆界夷酋四貢三年有
無照常給賞即未給賞年來積銀若干見貯何
處目前地界有無分明鴉鶻等處曾否設關隘
墩臺防守其四至俱照前撫院張學顏展拓里
數踏勘明白果為奴酋占據作何講議令其退
還仍刻石界止逐一從實查勘明確作速呈詳

以憑覆勘去後至三十七年二月初六日據分守等道叅政等官謝存仁等呈稱萬曆三十六年十月二十九日蒙臣案驗爲前事蒙此又蒙臣批狀據康文禮等連名告稱東邊新地朝鮮相連順江荒地一百八十里告明給種納科徵銀已經十一年至三十一年不知何故盡行趕散燒房無數哭聲載道男女無棲苦情具告蒙批分守道問報又蒙臣批據原任分守道今調分守冀北道布政使張中鴻通呈爲奉委招逋

聞言增惕謹歷陳始末併乞查勘以重封疆大計事蒙批分守道會開原道併查報又蒙巡撫李都御史批仰分守道查報又蒙總督軍門王侍郎批仰分守道會同開原道查明通詳但蒙此看得查勘邊界一節事干重大必得執法廉能文武正官二員隨同親詣東邊督同各該將領備守等官嚴加查勘方得的確隨咨案遼東掌印都司自在州會同親詣查勘去後當蒙臣於本年十一月十八日遼陽抵任二十六日督

同兩道司州各官、泉行查勘十二月二十二日、
事畢回遼續准都司嚴一魁會同自在州知州
萬愛民、谷申、依蒙自撫順關口勘起、查得本關
地名黑沙壩離本所二十里、原係向來通夷關
口、與東州堡地方俱守舊邊並無告墾田地而
馬根单堡所直務兒口、煙子溝、槽子峪及散羊
峪所屬地名大峪、查雖韓斌舊邊之外而住民
徐天保等八百九十八家陸續告種納科、萬曆
二十五六年間已經前撫委官何繼祖等、分定

基址盡有年矣至三十一年韓宗功等盡行驅進清河堡誌書所載舊邊原有鴉鶻關離堡七十里撫夷廳基址見存夜不收金完只等往來常見今新鴉鶻關距堡止三十里即誌書小鴉鶻關山臺是也又誌書內松樹口墩東安墩對直今邊各三十里靖安墩二十五里靖虜墩二十里靖虜空墩二十五里向化墩十五里靖夷墩十里又一堵牆誌書所載盤嶺墩離今邊對直四十二里共計墩臺九座沿邊相連共六十

六里雖係嘉靖年間失守而內有盤嶺墩松樹口二處向爲我民宋三等五百餘家耕種亦被驅進地全入虜寧遠伯李成梁圖以大松樹口盤嶺住民爲逃民非也鐮場堡邊外亂墳子長子灊墻板灊張外郎房身魏八子房身桃墻峪積堆柴茸子塲共八處住民胡勳等一千一百餘家告種納科先經委官何繼祖等公同夷人分立界址今亦盡數驅進孤山堡查係萬曆二年改移今處此其所建六堡之一也內有張其

哈喇佃子離堡二十五里、西北接鎭塲堡三十里、東南接瀋陽五十里、計邊長八十里、內設歹溝紅石崖南河金口墩臺四座、俱係萬曆二年新建、雖初議建堡于此、未果、而其地向係本堡軍民耕種守哨、今俱棄與夷人住牧、惟金口臺見存、近亦被夷拆毀、即誌書所載乾兒臺亦棄不守矣、自瀋陽迤東、新奠、寬奠、大奠、永奠、長奠等處、至鴨綠江邊、原係巡撫張學顏、總兵李成梁所創、一路墩臺邊界俱存、即界外近地如

雲頭里、唎唎泊、剪子河、松子嶺幾處、尚聽住種、

惟自鳳凰界起、靉陽邊門一帶、東至橫江一帶、共

計地名四十餘處、住民四千三百二十餘家、沿

長近三百里、皆在鴨綠江西岸、土人稱係朝鮮

餘地、俱經二十五六九等年、委官何繼祖等、公

同夷人刻木鐫石立界、俱被韓宗功驅逐入境

以上住民共六千八百餘家、計地約六百餘墳、

俱係陸續告在撫按衙門、批道轉行各官查明

詳允、每畝先納地價銀三分、方許開種、徵糧三

千餘石俱有庫收倉收簿籍存証其撫賞一節
先于萬曆二十三年夷人馬三非
奏討賞銀五百兩蟒段五疋蟒紗五疋一向求與
至二十九年委官何繼祖等議以漢人既種夷
地即於種地人戶派銀三百八十兩加撫賞所
原有額賞一百二十兩共足五百兩蟒段紗十
疋折價銀九十四兩六錢自三十年起照議徵
給至三十一年議分疆界未曾起徵前項銀兩
已蒙撫院會同總鎮將三十一二三四年陸續

先於廣寧庫借給牌行分守道動支前廣夷馬價銀解補三十五年亦於廣寧庫借給未補夫初告開墾之時先納地價又納科糧又納賞銀叚價爲撫夷之用而夷人亦忻然相安未聞有攘奪而蹂躪之者胡一旦驅還而棄之也各屯住民開種已久生長子孫蕃衍族類選其精銳人可爲兵儲其糗糒積可爲餉餽而練之進可以戰墩而堡之退可以守得寸則寸得尺則尺不以鱗介易我衣裳豈不有光節鉞無忝重任

而今乃曰此原夷地也俛首下氣以與之而又
借此以為奇功寧不使夷人齒冷而輕我
中國乎雖曰不啗虜其誰信之當其未開種之先
即境外為甌脫蓁莽崎嶇而夷虜之巢穴尚遠
及既驅還之後則疆外為阡陌木拔道通而夷
虜之駐牧益近豈彼以金牛之計而誘我五丁
之鑿乎且此開種之民給有帖文納有科糧出
有撫賞何謂逃民既非逃民何謂招撫自以良
民為逃民驅劫為招撫我民流涕而號夷人掩

口而笑由是夷志日驕而立碑之說起矣其自
你
中國我外國何其悖傲既並稱國又稱兩家何其
僭逆由此稱王由此阻貢悉自得地之日始而
其害蓋有不可髣髴數者除新地攤派錢糧已
經本院出示免徵外所有棄地等官相應分別
議處緣由到道該本道會同開原道看得是役
也本院親臨二道隨從都司州官驅馳先後耳
目既公歷記亦悉驅民分疆失策甚矣门撫順

以至靉陽則韓總兵所定之邊清河之鴉鶻等臺雖沒入虜而名猶存也何界定在外使實亡名亡無有恢復之期自孤山以至長奠則張巡撫李寧遠所展之邊孤山之張其哈喇佃子雖未建堡而墩猶存也何未見正界使虜得盤據竟作內地之梗自五奠邊外以達馬根單內民漸出種住之地即為我之新地不圖備虜而使避虜田里就頹坻恨空積即有心克拓寧能再越一步疆之分也但有損而無益民之鳩也非

去危而即安虜雖蠢動未及城下當事者亦安用汲汲而爲此迂謀也其所持議不過曰釋民不嬀吾人即爲若人釋羈不分闕入必且闌出曾不慮虜地入我能索之我我地入虜不能索之虜虜謂我何衣冠陸沉之禍尚在未然室家流離之狀已見今日民謂我何幾年成陑稾若敝遺幾年成聚漬若駭獸弭虜虜驕防患患熾畢事之日倘一念此將自悔罪之不暇肯侈之以爲功肯當之而不怍耶

中國之於夷狄其强弱故未有定形得策則弱可使强失策則强摧爲弱唯內自恇怯不得不降心相從計出於從弊且至於無不從職貢不脩賞給如故車價許復又要副戎副戎許盟又碑夷語長此安窮將以誰任畏首畏尾身其餘幾當事諸人又安所辭於今日之追論也本道未敢擅專等因呈報到臣據此案照前事已經行會嚴勘去後今據二道會勘前因該臣覆勘得自撫順關起至東州堡迤東清河所屬以至靉

陽一帶為成化中副總兵韓斌所定之舊界內惟孤山一堡又迤東新寬大永長五堡一帶為萬曆二年巡撫張學顏總兵李成梁所展之新界而新舊分矣舊界外之新地如馬根單散羊谷鹻場等堡所直霧兒口等處猶得以出邊告種爲辭至於清河之鴉鶻關松樹口東安靖安靖虜靖虜空向化靖夷一堵墻之盤嶺各墩一遊九座長六十六里此皆誌書所載我之舊邊也今則縮守內地四十里而七十里之邊失矣

孤山之張其哈喇佃子西北接鐮場三十里東
南接䟊陽五十里先年雖建堡未果而其地猶
我軍種萬曆二年所創歹溝紅石崖南河金口
四臺及誌書原載乾岔兒臺猶我軍守也今則
以堡側古壕為界前項盡沒而八十里之邊失
矣新寬大永長奠五堡舊皆邊衝邊外地日松
子嶺乾灘子十岔口青崖子文大人營鍋兒聽
舊皆虜衝此萬曆初年閣臣原議也故展設五
堡以扼諸衝今其界俱在即科臣所云雲頭裏

咧咧泊等處亦俱在若以失去原展之地硬坐
李成梁成梁必不服但自靉陽界起寬奠
迤東至橫江一帶徑一二百里長約三百里住
民耕種已久糧無逋欠虜無爭競此不可謂其
非我地也土人稱為朝鮮餘地初亦不信及查
成化中朝鮮苦女直邀劫請改貢道兵部郎劉
大夏曰不可朝鮮貢自鴉鶻關由遼陽經廣寧
踰前屯山海關迂回三大鎮而後入此
祖宗微意今毋易寬

中國淺深也今舊鴉鶻關在清河之東北七十里
正與長永一帶新地對直若從鴉鶻入貢此正
經由之地土人之言豈盡無據又查遼誌嘉靖
十六年以前鴨綠江西湯站堡東地名九連城
南北順江一帶遼人麗人住種混雜交通行竊
該國移咨都司勘呈御史胡文舉疏請此後遼
屬軍民不許在此住種朝鮮居民不得越江採
取其後皆爲我民住種是以有鎮江城之建此
即九連城故地也又先年李成梁自險山展出

一百八十里當時並無一夷居住即今長永大三奠迤北新地二百餘里當初亦無一夷居住而我民始居之由是觀之不論朝鮮餘地與否順江以北總是華夷共棄之地不可謂其盡建夷地也今則盡棄與夷而三百里之邊又失矣此棄地之大略也○卷查居民告墾者自萬曆十三四年間已有之原非以東征稅監之故華夷相安奴酋向亦無說祗因二十八年六月間原任寬奠叅將張光先恨新地之民不服拘喚詳

請逐歸其時撫鎭始有分地分糧之說而按臣
楊宏科屢駁不允不曰奴酋既稱藩臣貢市何
爲分土分糧則曰撥兵逐歸併拆毁房屋之議
無乃孟浪于是復委潘仲禮等傳調夷人鎻什
等公同踏勘議以居民見住爲界刻石鐫字永
無爭擾止於東西新地派銀三百八十兩合撫
順原有額賞一百二十兩湊足五百兩以充奴
酋犒賞之費各夷服撫去訖三十年七月守道
張中鴻照此通詳趙楫壓案不批遂聽李成梁

之謀以為此奇貨也奈何不以此數萬人援招回之例邀封廕而進爵秩忽於九月初八日牌行該道成梁亦用手本專主招撫之說而以前兩年成議竟不提出一字其後按臣不查來歷惟栢與成梁之是聽而更無一咀手處矣三十一年三月十四日通判郭裕會同韓宗功調到夷人張海干骨利等諭以查照韓斌舊邊分為界限各夷俛服無詞業于十六日破土挖界而栢忽傳郭通判等且候張通判來同勘忽又牌

行郭通判等暫回遼陽至四月初三日却又牌
稱張通判不來郭通判等仍速查勘何句日間
反覆之遽也掩卷思之不得其故及查據備禦
郎名忠稟稱通事董國雲自夷寨回述奴酋要
將漢人趕進若不肯進我就着達子趕他要打
就與他打要射就與他射要砍就與他砍等語
甚惡而奴酋公文亦隨以此語至盖董國雲一
到而郭通判之委旋出矣然後乃知撫與成梁
之意以為奴酋本與我民安靜無故趕回不借

奴酋索地爲名恐人議論而人衆數萬不借此先聲以劫之人豈肯人故密使董國雲通同奴酋作此圈套以塗耳目向者各官之撤正待此耳自是張海等益桀驁掠我生畜殺我屯民不肯照依老邊定自明墻起順裏路而舊邊鴉鶻關墩九座因以與之其後郭通判力辭不管是以復有廢將皮承德之委自是劉張其哈喇佃子自是劉橫江一帶自是燒毁人房屋剽掠人財物生畜自是驅逼人民渡江潛避而溺死者

千餘人饑凍死者萬餘人餘皆流離殍死不知處所至於張其哈喇佃子成梁所手拓地也堡軍金八開等告乞改建揖亦既明批爲

中國疆土原分舊界矣無何牌行該道復稱查係夷地原非

中國疆土明白改正其後該道議界仍要依張其哈喇佃子一帶之舊同知王邦才亦議該還

中國而揖與成梁疏中則盡削去第云張其哈喇佃子先經前巡撫張學顏題明訖無容再議夫

張學顏原題明其建堡與初議違非明其爲夷地也已則明以奉夷而又混賴前人以圖撫罪其按冏大率類此此驅冏人口之大略也人旣冋地旣棄奴酋旣安坐而得數百里之疆土矣其心以爲界碑不立則撫順以南新得之地尚未定撫順以北南關之地尚無名顧遼以定界爲言則恐不與而先假忠順碑以嘗我遼以開原爲言則恐不與而先請撫順四關碑以嘗我遼以四關爲言則又恐不與而先請遼陽寬奠

二處以嘗我及我纔許二處而夷隨以撫順四關口要矣我纔許四關口而夷又以開原要矣已而四關口之碑立而遼陽廣寧二處不與矣撫順南北之界定而紀功勞以表忠順之誠不題矣今其碑文曰你

中國我外國兩家一家是兩大也曰撫順以南至江沿九百餘里邊疆無有好案我二人重立案是得新地可與我定東南界也曰撫順往北到開原邊疆無有舊案我二人重立案是併南關

而與我定西北界也曰三十年起年年與我大賞是恐栽革犒賞蟒段而與我立案也曰你大國人聽見不殺他生命有青天追究你們生命是謂

中國違誓而受天誅也悖逆滿紙見者髮豎而一時撫按猶亟亟稱其忠順不審忠順語何在職貢三年不修不審忠順碑何名先是開原之碑石副使堅執不立又兼爭改批語不決者年餘會閣臣李廷機以車價通夷事發謀同蕭大亨

蹇達趙楫等急求入貢以完通夷之局而楫等亦因此以息人言乃奴酋知我之急在此愈益緩以挾我既許復車價以求之而奴酋曰必益我速立牌我始貢則許速立牌以求之而奴酋又曰必依我夷文我始貢則許刻夷文以求之而奴酋又曰必副將盟誓我始貢則許副將往誓以求之而奴酋又曰必開原立碑我始貢守道曰先起貢後立碑撫臣曰一面立碑一面起貢奴酋曰先立碑後起貢畢竟碑立而後起貢

也自此碑一立我民即不敢于碑外拾取一草守臺軍士無不向臣控訴涕泣不休者此界碑之大略也。萬曆二十三年夷人

奏討賞銀五百兩蟒段紗各五疋向未議給二十九年委官潘仲禮等議以漢人不必收回量於種地人戶派湊額賞充前犒賞爲存吾地耳其後地既歸夷前項賞賜該道張中鴻議行裁革而撫復疏將寬奠淸河撫順沿邊一帶未曾起科田土攤派充賞見今查議無處攤派然自三

十一年起至三十五年奴酋已三不貢矣而所
許賞銀則已俱借庫銀逐年支給不敢遲缺此
撫賞之大略也以上四略臣絕不作一風聞影
響語皆繙閱卷案而總括之可按而覆者科臣
之以棄地啗虜論臣等也初竊意奴酋當何如
强横虓虓此土地者而二臣獨畏禍不得已耳
及臣挨年月日查閱卷案始知分土分糧之說
已經加賞存地之議已成只已照舊住種酋已
久皆傾服蓋自二十九年五月起三十一年三

月止，奴酋並無片語隻字向我賫擾，惟自四月初，官國寀自夷寨回，而奴酋忽大變局面矣。是奴酋向未敢於爭地也，我則陰導之爭；向未敢於驅民也，我則陰導之驅；向未敢於出兇悖語也，我則陰導之兇悖，以恐嚇我民，而漸至於辱

國辱

陛下，是謂獻地不止棄地，是謂通虜不止陷虜，而楫與成梁之罪，可勝數耶。身為撫鎮，不能開疆拓土，而反擧數百里膏腴土地拱手奉夷，削

陛下之邊禦其罪一、不徙民實塞下而反劫歸塞下
六萬餘人以至於殍死殺
陛下之生靈其罪二、以車價買貢不得復以疆界買
貢長夷酋之鶩鶩爲損
陛下之威靈其罪三、
中國與屬夷插血盟誓從古未有況鐫夷碑悖語
訴詞傳醜萬世使
陛下受城下之辱其罪四、邊地棄即以內地爲寨刊
山鑿道開門借寇以賊遺

陛下東顧之憂其罪五遣人教夷索我土地逐我人民辜
陛下之恩而外向夷狄其罪六向也地屬我而不賞今則地入虜而賞之向也虜修貢而不賞今則虜阻貢而賞之向也以時詘而不賞今則時愈詘而賞之盜
陛下之府庫以賂夷狄其罪七不勝一念貪功之私遂致喪地辱
國而猶內外通同務爲欺罔以冒

陛下之秩廕其罪八夫人臣有一于此者法無赦臣謂楫與成梁當斬也韓宗功圖起廢官阿承意旨驅迫焚剽無所不至譬殺人者主使在楫與成梁而宗功則其下手加功者臣謂宗功當以從論也前道張中鴻議照張其哈喇佃子一槩之舊而楫等不從議裁賞銀𢧵段而楫等又不從遵此撫鎮可謂不忠但招撫開出之初何以不泄驅民棄地之日何以不爭村糧何以不開除新民何以不安插臣謂張中鴻當併議也舊

例論功行賞者必部覆行勘勘實再覆而後舉行原任兵部尚書蕭大亨以封貢爲市入楫等賄賂不勘而敘攪亂國典又謀同楫等許增市價以買夷貢阿奉閣臣時閣臣李廷機不由君命遣使通夷已犯無將之誅矣復圖脫罪授意兵樞督撫復夷原價以速其來遂致奴酋因此挾我界碑挾我盟誓市價如舊復倍壖土驛困未蘇遺孽

主上追惟禍本誰執其咎督臣蹇達扶同楫等冐功
倖賞又阿廷機意手書移楫立增原價一股通
同共肆欺罔臣謂蕭大亨李廷機當併論蹇達
雖故而官廕當追奪也至於各將吳希漢等譬
則走狗嗾東則東嗾西則西舍之不爲弛刑處
之不足正法內惟同知王邦才奉委於地界久
棄之後猶執張其哈喇倒于當復之議其持論
頗正今無辜被逮久繫縲絏臣謂王邦才當釋
而吳希漢等俱經參革當無再議也顧臣又有

說喪地辱
國通夷買貢固撫鎮諸臣之罪而是時臺省諸臣
亦不能無議焉方二十八年撫鎮有分土分糧
之說前按臣楊宏科力駁之其事已寢假令何
爾健能執前說不許驅逐則撫鎮誰敢異議又
令康丕揚能守職掌不爲具題則該部誰敢敘
功又令蕭淳能伐虜謀不行批允則地方誰敢
立碑又令該科能盡封駁之職據邊功無不勘
而敘之例按臣無違

制敘功之例、照例參駁行部再勘、是時事體猶可收
拾、何遽至於決裂、而諸臣乃若此矣、夫夷方畢
詞以求、淳國不忍逆詐、而因貢掯碑用碑買貢
又淳去任以後事、臣可無言、惟據爾徙辨云原
所占種果否夷土、新疆三百有無割棄、此臣差
滇後覆奏批駁查勘
題敘各有人、非臣所及、一似無與其事者、及查爾
徙以三十年三月入境、七月內、該道始以潘仲
禮等之議呈詳爾徙、已批允矣、九月內、楫等始

有招撫之議三十一年委勘批詳俱經爾徒手
清河孤山一帶之棄以八月長永一帶之棄以
九十等月俱爾徒任内事至三十二年二月始
出境而乃云差滿後事乎至云建州有千家庄
者爲貧民所告極而不知千家庄在鎭江東南
不在建州爾徒亦欲以此予夷耶臣不能爲爾
徒解也據不揚辯云臣見事有關於地方則不
容于不同又見勘經有多官則不得不據以爲
信夫撫按於地方事向之誠是乃敘功疏亦可

同乎勘經多官信之誠是乃不奉勘劄亦可[illegible]
以叙功乎不立揚初有一駁謂哈酋田地稟稱沃
人占種即當及時講說何至今宣諭始言亦晚
知奴酋無爭地意而出於楫等之宣諭矣明知
之而又扶同
題叙爲欺
君爲違
制臣不能爲不立揚解也若該科之失駁今不過曰撫
按叙疏一時俱至可無再勘耳不知巡按無叙

功之例惟其撫按一時俱至明明扶同此其所
以當勘也遼自三十一年來怨聲與醫巫閭並
高僅隔一關豈真不聞而竟無一言及時糾正
向非宋一韓檢舉於五年之後議論沸騰之餘
陛下亦安得此欺
君負
國狀而閣之邊臣欺罔賴有閣部閣部欺罔賴有
臺省臺省欺罔將復何賴說者謂其百鍊柔於
三獻風力靡於交情臣不敢知而第以職掌論

諸臣是皆不忠於
陛下之職分者也人臣之道先公議而後私情臣[illegible]
及此臣道盡雅道亡矣顧念臣一腔報
主熱血不向
陛下灑盡而灑向何地哉宋時西夏請故地詔割西
寨已得地復請畫葭蘆城外二十里爲界守臣
滕元發曰兵家進退以尺寸爲強弱今一與而
失百里不可力爭之不得而西事遂興自是宋
衰不振棄河北棄河東棄汴而宋遂與棄地爲

終始此等事體外關封疆之强弱內關
國家之盛衰伏乞
皇上大奮乾剛以
國家封疆爲重亟正諸臣之罪無務姑息以長奸
欺又乞
嚴勑部院會議務從公擬斷毋徇私而背公毋壞法
以庇罪誅遣廢斥一當其辜而毋徒以追奪了事則
罰
皇上敬

祖宗保成業之大孝而臣子尊
朝廷守法度之大忠也臣愚不勝願望除新地科
糧加攤邊屯者臣已盡數免豁外其加賞蟒段
銀兩據稱辯疏謂曾屢具稟討臣查卷止一稟
狀大略謂馬三非所討賞銀蟒段至今未見上
司說我有二心不信我言語我殺白馬白羊血
水雙手舉天將猛骨孛羅送歸夷民七千生畜
一萬
勑書三百六十三道我萬分學好若不與賞虧守邊

之人等詐稱等只應以此詰問奴酋送歸前件、
便與爾賞否則無賞夷即不肯送歸亦可塞口、
何竟不敢執言只尋地方加派往年議派新地
新地入廣復派沿邊未曾起科田土臣親歷其
地詢之何曾有尺地寸土不起科者臣亦徑行
免派今猛骨孛羅安在夷民生畜安在
敕書三百六十二道安在所有前項銀段應聽該部
議華
題覆施行其匣貢及未奉

旨以前年分擅自給過銀兩違法賄虜例應還官但
已入虜口勢難吐還應於趙楫李成梁名下追
補還庫所立石碑應行毀碎以存
中國之體至於奴酋占據地土議令退還一節臣
與兩道屢行曉諭夷終不從先是奴酋疑臣勘
地以爲取地也各於邊隘埋伏兵馬時鎮臣檄
令營路挑選精兵隨行臣不許單騎同兩道以
往而夷心稍安及至鴉鶻關酋遣子壻獻貂裘
皮馬牲酒等物臣卻之止受鹿麅與酒共兩道

欽野外謬爲撫夷心愈安而伏兵始撤臣意藉此慰藉奴酋可使聽臣宣諭顧奴酋陽爲順而實狡悍難與言臣雖有蘇張之辯而不合六國之兵挾强秦之勢亦難成從衡之功今日之事非臣口舌所能辦必使奴酋畏威懷德有不得不退還者此則該部與督撫鎮臣之事而非臣所敢預聞者也緣係撫鎮棄地啗虜事關封疆

謹循職糾舉并

請查勘以正欺

君覆
國之罪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承差徐國
輔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七年二月十三日
奉
聖旨

請免商稅疏

題爲民情洶洶易變商稅萬萬難徵懇祈

聖明急賜罷蠲以收窮氓人心事竊臣近與撫臣

奉

命出關之日所至衛所驛堡等處各無慮數十人聲

帶呻吟形如鬼魅輒向臣泣訴曰窮民皆高淮

殘害之孑遺也欲逃而不逃將死而未死者以

我

萬歲爺爺撤高淮入內止張燁出巡救民於水火之

中以有今日、近聞催稅如故、窮民無可奈何、惟有逃與死耳、臣不忍鬧筞、諭以
皇上恩德及
祖宗法度、撫慰之而去、及抵遼陽、臣又密訪民情、有云撫按新來、想必爲我們請罷商稅等語、又有云若不罷稅、達子就是我投主、催稅的就是我對頭等語、臣聞之、不任寒心、而稅監張燁催稅手本、又三至矣、臣思稅監有接管之任、自當急於星火、而臣等有地方之責、豈敢視爲秦越、隨

行五道查催去後續據分守遼海東寧道右參政謝存仁呈稱職於本年正月以公事往廣寧甫出遼城及於漫地但見軍民蝟集不下數千人前者張友才等持狀數十紙各寫受累之苦向職號訴語不得備舉大要言遼陽僻邊不通商賈亦無出產東近奴兒哈赤西近憨部等㑹晝夜防守忍餓忍寒委實苦楚十年以來人家都被稅事剝盡難以度活柴米屠沽鹽菜馬隻些屑物件無不有稅尚且不敷湊派軍餉補歛

屯種受累不過所以撫命逐殺宋希曾華異見天日今高監既撤新監仍要徵稅另单查索有何了期刳皮削骨祇有一死愛惜草命祇有一逃且泣且訴移時不解職雖諭以

皇慈使其散去不覺淚落心酸嗟彼人苦一至於此嗟彼人情一至於此有司尚恐鬧稅有司尚敢鬧稅民有讐心不堪再動東夷眈眈西虜逐逐決東則東決西則西有避陽乎

神京屏蔽毋亦避陽是賴其情易動何得不內其邊

易搖何得不防急稅變生悔將無及事勢迫促有司寧甘參處決不肯逼民決裂以貽國憂去歲秋冬已不服徵自今以往誰能再詰空存稅名終無利益孰與捐去以明主恩請罷遼陽稅事職以為不可不亟亟也等因又據帶管分巡道事山西按察司副使馬拯呈稱廣寧南海北虜中僅一線之路原非舟車咨集處所兼之孽胡作梗水旱頻仍財盡民窮孑遺靡有邊卒衣食馬匹惟賴京帑歲時給發稅從

何出總計遼稅三萬六千八百兩應進
內帑一萬兩解部一萬兩仍餘一萬六千八百兩
以充稅監買辦方物之用夫斂窮邊之怨失萬
人之心
朝廷止得一萬之用而該監反得一萬六千八百
矣此外復索營將誅求商民翼虎宋希曾姜貲
徐文勝等挨剜大户或把持市口強姦良婦或
逼考財物刎項斷指而逃棄鄉井者不可勝計
軍民激變之由正坐於此今張監復照高監遺

跡開有貂參名馬方物額稅責徵各道人心未定思亂方殷未免似前鬨然張監素有賢名旣在同舟豈恐覆蹈徃轍請乞會同張監丞將額稅等項俱

請停免等因又據整飭金復海蓋兵備屯田兼管苑馬寺事副使閻鳴泰呈稱海蓋四衞僻在天涯沿海而南萬山叢匝地多瀉鹵人處亂石之墟田耘大澤之畔磽瘠彈丸一無所產且三岔河瀆去虜僅一衣帶而旅順海口又復密邇島夷

蓋防海備邊兩肩其苦而捍南禦北交值其衝稱極危矣

聖主軫念孤懸卽倍加優恤猶懼其携乃以蕞爾一隅稅至一萬二千八百餘兩煢煢孑遺皮骨幾何誰其堪此職以去歲季冬受事渡河四望樹木蕭疎垣籬圮荒涼冷落不堪舉首旋見父老無數大呼號泣曰此河邪壁卽屬虜巢三尺童子匍匐可踰我輩冬夏操戈晝夜防禦焦肌裂膚萬苦千辛疲敝已極近年被高監剝削家

破人亡剜心摘膽自恨生不如死又念

君門萬里控訴無門死便死耳誰其知之與其死不

如逃幸而

皇上撤回高監纔有再生之望不想今監又踵前轍

催徵不已身不能顧稅於何出只今惟有拚死

一逃他無望矣萬口哽咽聲振林野職目擊心

傷寸腸百折潸潸泣下不止念此誰非

祖宗數百年培植之遺黎又孰非我

皇上捍衛疆場之赤子直今生死兩難實無固志若

此豈不大可爲寒心哉及查稅所從出則官吏軍民無人不包身家房產無物不派下而至於屠沽市販傭賃廝役瑣屑不堪亦在稅中職不勝鄙然而百計搜括什不得一盡那馬價以補之今則馬價一空借無所借矣職又不勝懼嗟嗟十年以來遼雅椎髓吮骨遼人飲恨已酷所以萬死一生猶爲

皇上守此塊土者誠冀停止之

旨旦夕下耳乃今徵收如昨彼冥頑小民何知

聖意必且以停止爲誑語以四竄爲活計又何所待

而自甘溝瀆爲哉興言及此肝膽欲割倘疑遲

不斷恐人情立變徒悔噬臍亦何及矣伏祈爲

遼請命不避煩瀆冉四籲

天倘蒙

德音渙然斷免則全遼歡聲動地而虜膽聞風自破

矣等因又據整飭寧前等處兵備副使馬拯呈

稱寧前歲派稅銀一千二百兩兩衛每攤包銀

五百兩仍遺二百兩無處措辦不得已派取根

木衝等二十堡邊倉糧餉抵補夫此堡軍旣用之以戍守邊疆而復奪其月餉以抵額稅椶索至此有人心乎況自有稅監征權嚴於炮烙爪牙慘於虎狼年復一年民窮徹骨百家之市盡爲丘墟千金之子流爲乞丐啼饑號寒者載道典妻鬻子者無門怨欲叩天恨寧惜死幸

皇上一旦生怜撤回高監孑遺之民方且跂望蠲稅之令詎意惡璫甫去稅額仍存前焰方息代征如故正額已自難支額外仍襲故智恐非

聖明責成新鹽之意也困苦之衆積怨未雪餘恨尚
任久無樂生之心動起操戈之狀人人自危橫
征激之前鹽之餘孽蔓延於今時未滅之遺恨
狂逞於一旦邊境騷然誰職其咎蓋以腹裏較
邊方邊方爲苦以九邊較遼左遼左爲尤苦故
諸稅當罷而邊稅宜先罷諸邊罷稅宜急而遼
左罷稅尤急合無請乞憐此一方急爲題
請蠲免軍民幸甚邊圉幸甚等因又據整飭開原等
處兵備副使石九奏呈稱開原商民自甘心於

稅監委官姜寶之後惶惶洶洶莫必其命皆欲逃散本道勸諭至三不啻唇焦舌敝始得解去數月以來徵收如故然委官雖極力催督而商民毫不上納忽於萬曆三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據土任外商任世鴻吳端等狀告甦民困苦等事又於本年本月二十六日蒙臣批狀據商客楊天爵等告爲憐民憐商下情極慘等情行本道查報本道隨拘楊天爵任世鴻等同審問其一時情景極其可矜可痛而又可駭可愕

也愚頑褻媟之語姑不敢以

上聞、本道此時蓋又幾於口悴心碎夫開原彈丸荒

塞耳豈眞能辦稅不過漁獵之軍需摟括之庫

藏至於今日、已十年所矣髓竭之後豈堪再敲、

庫藏止於馬價豈堪罄借本道之爲商民所懟、

幸未爲高淮等之續也亦惟是以空言撫慰業

亦不見直取信矣將後之空言亦窮本道與各

商民今日詰辨之情景豈堪再見本道非敢幸

民之有二心以實巳言而要

皇上之罷稅也死於稅死於逃等死耳而逃猶可以
無死開原半是遼官苗裔而包藏禍心之强虜
且為之招有其事而始寒心晚矣本道為此食
不下咽若不據實
上聞異時軍民有變本道不足惜其謂重地何彼時
勿謂本道今日不言也目今已無復庫藏之可
借矣萬萬不能徵之民矣亦再無面孔施之民
上對民支吾矣如謂本道催科政拙請先罷職
而以能者代如謂衝邊不可搖動人心不可激

變也稅之撤也宜不俟終日矣夫豈不知
皇上之欲撤遼稅而難於天下之有稅者顧今天下
何有如遼之時勢重且大危以急也遼又何有
如開原之孤懸而窮蹙以至此極也等因各具
呈到臣該臣會同總督薊遼保定等處軍務兼
理糧餉經略禦倭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左
侍郎王象乾巡撫遼東地方贊理軍務兼管備
倭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炳議照天下事有起
於銖忽毫釐而其究將至於不可禦者則今日

遼左之稅是已遼左無豪商大賈之聚又無粟紅貫朽之家市井村屯蕭條冷落僅僅幾行伍軍耳彼其披堅執銳日有事於操防仰事俯育歲無聊於饑餓枵腹之苦亦難言矣即有一二餘丁肩挑背負餬口之謀賣菜傭工爲贍軍之計一貧如洗十室九空乃至以數萬之稅人人攤派歲歲征求此豈人情之所堪乎明知其不堪而剝焉削焉椎且敲焉以至於皮毛盡骨髓竭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而猶不

免焉此宋希曾之所以裂尸徐文勝之所以棍斃姜寶之所以刳心飲血而狡虜之所以雲集遼外蟻車而待逃也今昔豈異遼哉以臣等耳目之所睹聞合之五道之所呈報遠近人情出言無狀不曰以稅而逃則曰以稅而死死非徒死必殺人而後死也逃非他逃必逃虜以為主也此等情景與高淮最虐之時何異而有司稅務者尚敢開口問稅物限議徵乎夫不徵則溺職溺職者官從衆處而徵之則激變激變者禍

在目前利害輕重有司等之熟矣夫是以寧溺職而去官毋寧激變而取禍也夫豈其得已哉臣等故曰民情洶洶易變商稅萬萬難徵者此也臣等與各道臣效順之心豈減於高淮急公之念敢讓於張燁惟是循職掌以撫民而復蹈貪殘之故轍奉簡書以求治而反開變亂之危端辱君恩負民望且併其平生而盡棄之此臣等之大懼也况乎邊聲四起正賴此輩以折衝倘衆志一

搖必至決裂而難救臣等又安敢不謹於銋忽
毫釐之際而忍見終之不可禦以甘貽
君父之憂也萬無奈何合詞
入告懇祈
皇上軫念窮荒之苦深切危亂之憂斷自三十七年
爲始將遼左三萬六千八百之稅一切罷蠲使
此一方民專心戰守報
朝廷浩蕩之恩而臣等亦得一意安攘無閒左謀
呼之慮

陵京鞏固

宗社靈長端在此一舉矣臣等不勝瞻

天仰

聖激切待

命之至緣係民情洶洶易變商稅萬萬難徵懇乞

聖明急賜罷盭以收窮塞人心事理未敢擅便爲此

具本專差承差許世光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七年二月十九日

奉

聖旨卽今全見遼左情勢危急疏下

論遼左危急疏

題爲遼左情勢危急乞

勅當事諸臣務求戰守長策以存孤鎮事臣生而有志四方喜談陳湯傅介子之事每憤恨遼之開虜衆驕横邊臣諱戰頃者中外諸臣主必剿之議秣馬屬鞬期滅此而後朝食竊忻然庶幾焉獨奈巳升敵遼於此時情實危勢實急臣日夜管此煩熱胷惴惴不任憂憫今中外諸臣第知遼虜爲强矣而强之狀非親歷其地不得而悉

也第知遼備爲弱矣而弱之狀非親歷其地不得而悉也遼西起山海關東抵鎮江延袤二千三百餘里而臨海一面不與焉虜酋以百計控弦數十萬直前屯者爲賴蟒等酋直寧遠者爲獐兔拱兔等酋直廣寧者爲小歹青以兒鄧黃台吉等酋折而西北則虎墩兔憨爲虜王而東西部皆屬之北則煖赤伯言他不能等折而東北則卜言顧等又折而東則炒花等酋此河西三面虜也踰三岔河而東則額伯革打大成

等直海州西孛兒敗伯言兒等直遼瀋西煖兎
宰賽等直開原西而北則恍惚太等東北則北
關東則南關遼瀋之東則奴速等酋此河東三
面虜也西面環繞如處重圍而三岔河界遼爲
兩段虜又挿入其內據其心腹而居之蓋無地
無虜焉但虜故窮餓又馬於冬春草枯時瘦如
柴立故我猶得一鬭近所掠人口築板升居之
大酋以數十計次千計又次數百計皆令種地
納糧料人馬得食無日不可圖我而又介在平

壞無重關峻嶺爲之限隔朝入則朝獲夕入則夕獲蓋無時無處爲十餘年前土蠻憨動以數萬騎蹂河西無寧歲而河東則奴酋在我卵翼宰賽父中箭死尚孤弱是時急在河西而河東緩十數年來奴酋宰賽等日益强而河西則虎墩兎憨尚不能統衆揷漢諸部貪漢財物不欲利獨歸王而各與我市是時急在河東而河西緩頃自搗巢以後不旬餘而警報日夕至河西又急矣開鐵報宰賽調取人馬復圖挾搶而又

有拱兎調兵之報又有宰僧要會奴兒哈赤同搶北關之報又有虜於近邊雕背山南屯營長亘數里之報而河東又加急矣蓋無地無時而不急虜焉而我則地方居民被虜幾掠盡自關以東至寧遠二百餘里不見村落近廣寧雖稍有村落而三兩落落如晨星自廣寧東至三岔河一百八十里黃沙白草一望凄然而河東起東昌堡遼瀋開鐵清河寬奠鎮江近邊一帶長亘千數百里盡成甌脫近山者巢居穴處或數

里而見一二家是屯寨如此其寡少也沿邊墩臺大半坍塌雖有存者又低矮且泥土半砌一掘即倒每虜入必誡臺軍曰爾勿舉烽舉則殺爾與牛亦殺爾臺軍無以自恃而畏見殺往往待虜搶飽而後敢舉開原起屢雲堡至柴河堡三百餘里墩臺一百二三十座皆棄不守其轄石虜皆拆去爲校升而存者虜反據之以偵我撫順清河寬奠迤東墩臺亦棄去十餘座餘多石堆木架哨軍不敢住壕塹皆淤平不復挑濬

而所至城堡更傾圮甚且城多無門又城上不能行人行則扶睥睨而足半垂外每遇收歛屯民畏入堡如入地獄必泣曰與我入堡盡爲虜曷若使我四散逃生者往往賄收歛官以脫去爲幸是墩臺壕塹城堡又如此其廢壞也全鎮軍額失亡幾半見在軍雖八萬餘而有馬者僅十五軍羸馬弱者又十五度人馬精壯者不過二萬有奇除三大營已得三分之一其餘又不過一萬有奇而以守二千數百里之邊散於兩

協守七叅將十二遊擊二十五備守之部下能分幾何其步軍皆不習弓馬則有打鳥銃者據地按膝手戰戰然半晌不得入鉛藥及其發也又東的西向而不一中一切器械皆朽鈍平原易地宜用輕車火砲火鎗之屬又置不講即如開原一道止得大將軍二位昨恐寧酋入犯始討遼陽大將軍滅虜砲各十餘位暫借鎮江鉛子一千斤應用夫寧酋爲害非一日矣而鑄造銃砲鉛子豈是難事蓋遼東邊備大都若此臣

嘗問回鄉人口云夷婦每見虜去男婦過多必大罵曰你南邊人如何不置一弓箭與我達子對射我達子也怕性命一弓箭不直一牛蹄如何搶得人畜千百計而獨不搶得置一弓箭此雖夷婦妬我婦女之辭亦遼左軍器一證也而買備馬匹又以子銀自愚盡將年例馬價留貯廣庫買貨止以夷馬採給各道所轄營路邊堡軍士騎操未經收驗而死亡過半及各道自買又限以定價不得越大氐標下親丁家丁每馬

一匹實價二十兩或十八兩其各營路十二三兩邊堡十兩又多貨物虛擡及各役侵冒之數價已半去其實馬亦四選之餘以我下駟當虜上駟何以禦敵只當思之假如虜犯開潘不容當先對陣者屬之開潘兵馬乎屬之標下兵馬乎恐五七百里赴援而虜去幾日矣又不容近邊赶逐零竊虜者屬之邊堡兵馬乎屬之標下兵馬乎恐不但無馬赶虜求一快馬報信亦難得矣是兵馬器械又如此其卑弱而朽敝也邊

餉惟家丁差厚其營堡軍士月止四錢或二錢
五分每歲折色四月本色八月各倉舊儲米豆
向因鹽糧援例人等買票虛出通關情弊以致
陳者不出新者不入浥爛如糞而近收者又被
官吏摻和沙土穅秕等物各軍雖得糧票多不
願關領邇有前項買票者則每票賣銀四五分
無則付之水火而已而折色又假官帳爲將領
所扣尅有經年不得分釐者終歲嗸嗸日見逃
竄是軍士又如此其饑餒而無食也當此無地

無時無不急虜之日而我之屯寨城堡墩臺壕塹軍馬器械錢糧之類一無足恃於此而欲收絕漠之功談何容易今之議者不過曰標下兵馬精壯堪戰耳臣以爲數雖滿萬其實人強馬壯者亦不過五六千而止無多也假令虜以大衆犯河西而出旁枝擾開鐵闕不能分兵越七百里而往援也又令潛師犯遼海而以虛聲恐我於西不能以大兵空國而東也又令虜以萬騎犯廣寧綴標下大軍不敢出以數千騎堵山海

關口使薊兵不得東數千騎攻高平使河東兵不得西而以萬餘騎掠寧遠廣寧閒不能分兵出鎮城一步也二十二年閒虜嘗用此法矣把兎兒以萬騎犯鎮武東綴大兵而卜言台周憨率數萬騎直攻右屯城者六日時幸鎮武捷而西虜氣奪耳不然右屯且被屠又不然虜釋右屯不攻而遍掠村屯寧遠廣寧一帶且無孑遺此往事也況薊遼虜情相提而論原自不同賴蟒部落雖近萬其精兵不過三數千騎耳即糾

合插漢而薊地重墉疊障故險甚若使去冬謹守隘口不致疎玩則河流必無失插漢久頓冰雪中無所獲必且悔而大責二酋之償以去去則必不復合而二酋之勢孤二酋且如薊何若插漢一枝則強甚于薊遠而于遼切近遼于賴蟒二酋進足以戰退足以守剿之而得固足除兇剿之不得亦不遺禍而遼于插漢諸酋戰守無據剿之而得則讐殺無已剿之不得則禍未忍言徒甘心于無奈薊何之虜而解腕于無奈

虜何之遼臣之于此實所未曉臣伏讀
聖旨今日問罪重在賴蟒二酋其各夷及款虜素不
助逆及悔罪自新者俱撫賞如故若爲二賊勾誘
效尤同惡戒諭不悛即將市賞盡革併議剿誅大
哉
王言既許之以自新又先之以戒諭所以撫夷狄而
安邊人者甚厚使當時誠遣閒使宣諭示以
祖宗二百數十年豢養之恩戒勿令助則插漢未必
不從賴蟒未必不孤何至怨結兵連以有今日

然既前事矣頃聞當事主兩鎮夾關出剿之議檄鎮臣西出時鎮臣復從錦州躬擐甲冑遠出境外奮不顧身爲士卒先臣誠服其勇義獨念重兵出塞未應嘗試假令虜今日以數百騎嘗我而大軍出境明日以數百騎嘗我而大軍出境伺我軍且疲且玩而大虜猝至以乘我此再鼓而衰三鼓而竭之時也不可不慮也曩哈流兎之役關非鎮臣本意令騎虎之勢誠不得下似應養精蓄銳俟虜於境上以主待客以逸待

勞俟其至而一大創之幸而全勝則虜之敗氣數年不復而我可得數年之安不然而勝負相當則虜亦懲艾來意且緩而我亦可得一二年之安以此論首功則一可當十十可當百以此論職功則內在
神京外在封疆豈不安攘並收戰守兩得而境上堂堂正正當場堵面之功比之出塞不更足以震國威而寒虜膽耶如必欲主出剿之議必犂庭掃穴而種滅之永絕禍源然後可不然而今日擣

巢明日報復使軍士暴露不得休男婦奔避不得耕田土拋荒不得種自肉見疔徒自患苦耳又況虎穴既難直探兎窟又復他徙越揷漢而進攻賴蟒則襲兵在後舍賴蟒而先取揷漢則强敵在前雖勦之而不得也臣願諸臣大樹戰功於境上而不必出關出塞以地方徼幸可也去冬奴酋修築南關舊寨屯軍聚糧意在窺開原併北關耳昨且有宰賽會搶北關之報矣猶云以夷攻夷也我不暇顧惟拱兎差使宰賽等

營調兵未往此此必欲因西虜之際度大軍不得
東顧而乘此以秋賞挾我不得則大掠我又甚
則祖把兒兒之故智合粆化諸酋犯搶遼海一
帶張西虜之勢以牽制我昨鎮臣傅籥選兵待
調一時道將憂恐無措咸謂不去則懼以違誤
軍機獲罪去則空城誰守萬一虜乘虛入一方
生靈將何所賴臣曰不妨挑選以應彼急河東
河西俱是撫鎮地方有事無事俱是撫鎮責任
彼中自有調度諒無他虞顧臣雖謾應之而心

實恐恐今寧遠一帶地方空曠猶野無所掠而遼海也累烟多虜自十八年大獲而後常有垂涎之意不可不防也今河東之兵似難輕動河西之兵又難獨支即薊以偏師來援亦復不濟近該鎮總鑑選得精銳二萬七千餘人以備征戰又此間各處修防兵計且雲集塞下宜延四鎮兵亦且至其兵力頗厚臣謂此時督臣當提重兵移駐山海關適中調度薊急則援薊遼急則援遼而薊鎮撫臣則移駐東西協之間昌鎮總

兵移駐昌薊之間宜鎮總兵移駐宜昌之間以成犄角之勢而遼左撫鎮則以全力照管兩河東西間而無致有顧此失彼之患可也顧臣所尤慮者不獨在強虜而又在餓軍何也遼軍自東征發以來復遭高淮毒虐離心離德爲日已久今又驅饑寒之衆置之鋒鏑之下憤怨之極勢且亂叛嘗密聞外間人言向特怕虜殺我耳今聞成梁被升以居我推衣食以養我歲種地不過粟一囊草數束別無差役以擾我而又

舊時虜去人口有親戚朋友以看顧我我與其死於饑餓作枵腹鬼死於兵刃作斷頭鬼而無寧隨虜去猶可得一活命也不祥之語以為常談而近益甚洶洶皇皇莫保旦夕及今不為設法處餉速行收濟而待一旦內潰為夷狄驅而噬臍無及矣該鎮七年分京民二運糧餉尚欠四十四萬有奇撫臣具疏催討該部悠悠不行處解近復有借發帑金之疏淡旬以來未否

皇上省覽惟節見兵部題發薊鎮軍餉先蒙

聖旨允發太僕寺馬價銀五萬兩昨復蒙
允借太僕寺馬價十萬兩戶部湊處十萬兩解給該
鎮是已
洞鑒邊餉之甚急而軍餉之委不可緩矣倘蒙
俯念遼鎮危急借發務僉聽該戶部如數扣還誠爲便
益如或未蒙
俞允乞比照薊鎮事例借發太僕寺馬價十萬兩該
部湊處十萬兩速解遼鎮以救一時燃眉之急
不然而遼軍自東征稅監相繼騷害苦倍于薊

本折銀糧向無實惠窮倍於薊平地守禦寄命虜口危倍於薊該部額餉十欠其七多倍於薊牆垣不守遺寇門庭重倍於薊鼓譟數見易與爲亂驕倍于薊以種種倍薊之情而當憤憤報讐之勞此其非惟十而我之糧餉獨少獨遲頗若此蓋從古以糧賞不均之故彼此相形而激變者亦多矣是可不爲之深憂耶臣又願

皇上責成部寺諸臣無急薊而緩遼無救薊而棄遼一視同仁尅期給發以定人心而無致有內潰

之禍可也如果臣言不謬伏乞
皇上亟下該部議覆施行而至於臣前所言墩壕城
堡軍馬器械倉糧等項一壞至此
皇上見之必有惕然心動者夫拯焚救溺此何等時
而事體久壞於因循人情每推夫時勢略刪舊
套全欠新圖即如軍馬一節臣曾疏革羨餘爲
補軍計矣而軍未見補也曾疏劾馬價爲買馬
計矣而馬未見買也臣初以爲無軍無馬耳及
問地方官軍皆云軍在各千百戶名下多賣放

及勢豪所霸占若上司肯為印官作主不聽其誣捏則久者可勾十之四五近者可勾十之七八未嘗無望也又云近因營堡專靠夷馬供給土產者無所售盡與朝鮮貿易每月中江九市每市二三十匹歲過朝鮮者約二三千匹未嘗無馬也由此以推遼左雖是在在凋殘件件狼狽然尋頭覓緒隨事設法豈遂不可下手而在事諸臣每遇難阻滯礙之處輙姑置之不欲問嗟夫時至今日顧安得見成事體而使我安然

坐享耶補偏救弊革故鼎新及今圖之已覺其晚若復不圖數年之後奴酋愈加强盛妄萌故業之思虎墩兎憨能統大衆再踵祖父之惡東馳西擾有雖欲爲之而不得者矣近見本兵新任條陳內單舉實遼左一款蓋眞見情勢之危急有不得不急爲之所者伏懇

天語叮嚀嚴行申飭在事諸臣速將前項着實料理事事見新無徒容頭過身以偷旦夕仍倣漢廷

詔問趙充國屯田故事

勑問督撫諸臣、額伍作何勾塡、戰馬作何買補、軍兵作何訓練、器械作何製造、城堡墩壕作何修治、戶口作何充實、屯塞作何團保、棄田作何墾種、屯田鹽法作何清理、牧馬驛遞作何調停、何事冗濫可以裁革、何事孤危可以增添、一切興革事宜、多方諮諏、會議妥確、逐款登對、伏候

聖奪、而又定之以規則、程之以期限、載之以考成、久之以事任、爲期於必成、而無畏難苟安、以冀底績、謀期於久遠、而無支吾目前、以飭近功、則事

有責成人無推卸三五年後廢墜不起治化不新元氣不實威武不壯而夷狄不畏服者臣不信也臣閱視事竣例有條陳獨計按臣所言者而督撫多不欲行前按臣所言者而後按臣亦不依行視

聖旨爲虛文等咨劉如故紙徒費筆墨無益事實臣惟與督撫公同會議則條陳不爲空言擯子有所交關臣卽差竣而有督撫在督撫卽欲寢而有後之按臣在督撫按臣卽欲寢而有考成之

功令在誰敢因循自取罪戾臣嘗謂天下不患無難爲之事而患無其人不患無爲事之人而患無其時今督撫鎭臣皆憂

國泰公忠愛廉勇極一時之選而又同時受事無前後彼此之嫌臣以不才幸際其會苟有空隙一介之知亦不敢不盡文武同心機會難失此亦遼左更新之一時也故臣愚不任惓惓或云遼籌報方殷未暇爲此不知圖上方略原與戰陣不妨而自治强實更於敵愾有濟五兵之用全

在精神

聖諭一行人心震動惰可使奮弱可思勇尺一之紙

賢於十萬之師遠矣又豈非今日用武一大助

哉内順治而外威攘安邊境而立功名

國家之利也封疆之利也諸臣之利也伏惟

聖明裁察緣係邊左情勢危急乞

勑當事諸臣務求戰守長策以存孤鎮事理未敢擅

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李萬珍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七年二月二十五日

奉

聖旨後該兵部據揭題奉

聖旨遼左孤懸三面防虜民困軍疲朕甚軫念稅銀准留充本鎮餉用以昭朝廷嘉惠窮邊體恤元元至意軍餉匱乏着照薊鎮例發馬價銀十萬兩戶部湊處十萬兩作速解赴該鎮充餉備用馬價銀仍着戶部補還其戰守事宜督撫鎮守官務要相機進止不得操縱生事亦不得怯戰示弱其餘修

邊制虜要務還着條議詳細來看

寧前道給由疏

題為保留給由賢能方面官員事據分守遼海東寧道兼理邊備右參政謝存仁呈蒙臣批據整飭寧前等處兵備山西按察司副使馬拯呈稱本職見年五十歲山東濟南府武定州人由進士萬曆十一年八月內除授河南歸德府寧陵縣知縣十五年二月十四日丁母憂服闋十七年十一月內復除直隸順德府唐山縣知縣二十年二月內陞湖廣襄陽府同知本年九月初

四日、聞本生母喪題
准給假治喪限滿二十三年四月內、復除江西饒州
府同知、二十四年七月初七日、聞本生父喪、復
照例給假、二十七年四月內、復除山西平陽府
同知、三十年十一月內、陞大同府知府、本年十
二月二十四日到任、三十四年二月初六日、推
陞遼東寧前兵備副使、四月十五日到任、今計
自三十四年四月十五日起至三十七年三月
十四日止、連閏、共實歷俸三十六箇月、例應考

滿應將行過事蹟合候明示備造本册親齎赴
部聽考緣由蒙批分守道查報蒙此又蒙巡撫
李都御史批仰分守道查報依蒙查得副使馬
拯前項歷俸年月相同例應將任內行過事蹟
攢造文册起部給由看得本官氣韻凝山涵海
才諳學玉堅金克詰戎兵好以暇好以整信義
尚懷於塲築允綏蒸赤時而剛時而柔稜采且
襲乎秘嘶勞甫奏於保釐聲巳懸於節鉞稱職
本官自蒞任以來心無日不在於民慮無時不

周於廝厲兵秣馬毎見敵以生風經揲刈薙稔惆人而濡露備嘗勞苦綽有功能今歴俸三年例應給由但該道所轄地衝邊長事務繁重加以歲荒餉詘一應兵馬錢糧修築邊墩城堡打造軍火器械監督稽査一時難以暫離況有加陞久任之例似應照例加陞二級仍留照舊管事等因到臣據此卷查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內奉都察院勘劄准吏部咨爲優處邊方官員以固疆圉事該本部文選清吏司案呈照得遼

東等九鎮兵備官員風霜艱險比之腹裏兵備苦樂懸殊腹裏兵備三年考滿既得叙遷又得善地邊方兵備三年考滿陞職止同腹裏又多仍留在任若不破格優處非惟人情有不均之歎實於治體關涉不輕該本部議得前項兵備官員若三年考滿保留到部查其任内所管地方平時操練修築屯種果有成效有警收歛隄備調遣果無疎失者堤爲卓異許陞二級供職平常者止照常格遷叙等因又萬曆四年五月

內奉都察院勘劄准吏部咨為酌議邊臣考滿事例以昭激勸事該本部題各邊兵備官員較之內地勞逸本殊故三年考滿特從優叙以後三年考滿本部查其人品政績果屬卓異者方得照例陞銜仍舊供職不常無過者亦止照常叙遷等因各題奉

欽依備劄前來俱經通行欽遵外今據前因該臣會同總督薊遼保定等處軍務兼理糧餉經略禦

倭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王象乾巡

撫遼東地方贊理軍務兼管備倭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李炳考得整飭寧前兵備副使馬拯品

格端誠凝遠才猷整練沉幽夷虜歸心軍民懷

德稱職委應照例給由但遼左孤懸爲甚寧前

衝險尤極西聯

畿輔東接廣寧外禦强夷內撫疲卒責任殊屬艱

鉅況今遼方多事不可一日缺人賢才難得豈

能使之離任相應照例保留伏乞

勅下吏部查議行令本官照舊供職止將所賫造牌冊

送部查考應得
恩典照例
請給應行再照本官歷俸三年勤勞萬狀居常奮武
揆文卓有成效迥督殫心竭力萬無疎虞至於
調停稅務尤極苦心撫摩災民眞如慈母郎部
院所稱卓異何以加焉似應照例超陞二級以
示酬勸伏候
聖明裁奪緣係保留給由賢能方面官員事理未敢
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楊文遠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七年三月十九日

酌東西情勢疏

題爲狡酋近狀叵測乞酌東西情勢審進止以伐

虜謀事今三月初五日東虜奴兒哈赤差部夷

干骨里牧牛二夷齎印信公文二角俱爲下情

事一稱裏邊如要張其哈喇佃子須有

皇帝印信公文與我即行送進以討陞賞一稱北關

那林孛羅與西虜做親同心作害搶開原地方

又順帶西夷赴市買賣這二心賊夷臨近居住

不得安穩你天兵我夷兵夥同赶他遠處去罷

有西虜兵馬我奴阻當有開原往南到江沿爲止邊界地方我奴一心主正看守等情到臣臣不勝駭愕即以大義諭之曰海西與爾建州俱是二百數十年忠順夷人原無罪過何故赶逐縱有罪過

中國自興問罪之師何需爾兵且

中國天覆地載似此忠順屬夷倘被別部侵害尚當扶持何忍自加之兵千骨里即開原有人侵害北關衆邊還顧他麽臣謂如何不顧譬爾奴

酋被人侵害我

中國念爾忠順豈忍坐視昔朝鮮爲倭所逐我

中國不惜數十萬兵馬往援以復其國者此奴酋之所知也歸語奴酋毋得妄生他念二夷遂唯唯辭去及初六日又據廣寧備禦鄒儲賢呈爲拏獲奸細事內稱盤山驛捉獲夷人一名番谷係奴兒哈赤下部落供稱正月內奉奴酋差遣因新撫鎮初臨奴酋畏懼興兵征剿差本夷粧扮漢人綢帽襖袴鞋韈使人不疑往裏探聽臨

行又屬付有人識出你只說是降夷吳把太一枝密來投奔夷主恐怕開口牽著送回夷寨加害等語隨拘夷官吳把太郎王盡忠面相質證原不相認細加嚴審方纔供吐是奴酋部落彼酋見有精兵二三萬又西虜失勒措帶領部兵一百家發投建州住牧奴酋又會合騷達子約於朝

貢夷人回巢畢日興兵犯搶故叫本夷前來探聽裏邊兵馬消息又稱同行夷伴有名忽失塔者

前後差來在河東打探約說他先去報信不知去否等情到臣臣又不勝駭愕除檄行道將一面密加哨探一面整飭武備仍戒令勿自張皇以速其釁外及二十日臣閱視至瀋陽復據開原兵備副使石九奏稟稱職數日內偵得建夷情形或二三百一營或一二百一聚俱散布猛酋推察叩之云我都督與二都督速兒哈赤近日不睦恐二都督走投北關令我們在此防範職蓋有以料奴酋矣向日前職聞奴酋因修自

已寨城怪速酋部下不赴工問其故則云二都督將欲另砌一城也奴酋怒甚將速酋之中軍並其心腹三四曳立炮烙死仍拘繫速酋如囚令且聲言防其逃投北關也狡哉奴賊百計以圖北關而不得則為此內應外合夫此賊方蓄異豈肯自殘手足即自殘豈肯急自宣揚職諭北關業有所以待彼等情到臣臣益不勝駭愕意奴酋豈嘗須臾忘遼耶奴酋不忘遼其肯須臾忘北關奴酋之計豈不以為吾欲圖遼而不

合西虜之勢則恐巳之獨力未必速得志於遼
遼未可圖也吾欲合西虜而北關爲之中梗不
噬而嗑之西虜未可合也吾欲併北關而遼無
事遼無事則能爲北關援而且議吾後北關未
可圖也是故數年以來子女財帛所以蠱惑西
虜者無所不至所以挑剔西虜使其讐北關而
恐我

中國者亦無所不至竊竊焉惟恐西虜與我兵端
不開而彼不得乘機以爲所欲爲自去春有慶

雲之役而河東之兵端開矣去冬有哈流兎之役而河西之兵端開矣兵端一開因而乗西虜恨我之郤以合西虜因而乗我有西虜之急以併北關而圖我將無所不得志焉而奴酋就中取事欲收漁人之利矣夫人方欲收漁人之利而我且爲鷸爲蚌與強盛莫當之虜爭一旦之命不勝則禍且目前勝則我力已敝而奴酋乗其後其庸有濟哉自揷漢聚兵報讐初得此報人皆爲河西危而臣獨爲河東危何也西虜雖

強盛然所欲不過搶掠財物而止無遠志而東虜城郭田廬飲食性情與遼同所志在我土地也西虜與我界限頗嚴尚不知內地虛實而東虜舊規講事止在關上關吏爲之轉達自舊撫鎮玩寇以來給銀牌數面與干骨里等任其出入且戒驛遞毋阻阻者輙聽夷稟而加之罪以此往來月無虛日毎住廣寧輙數月如家庭然凡兵馬之虛實錢糧之匱乏城堡之坍塌地形之險易與夫民窮思亂而欲投虜之狀無不周

知而習熟也西虜勢散糾合亦不易羈縻亦不
難近講貢各夷親對督臣云拱兔是學好的又
不曾進犯遼東如何殺了他守邊的達子一百
五十名可見前日所搗巢止是拱兔一家諸夷
未必盡與我讎猶可設法解散而東虜則擁兵
數萬人心號令皆出於一非烏合而輕於聚散
也向雖知此酋有異志然或冀在數年之後乃
自得地以來疆土日闢愈見跋扈今觀其所為
若此恐此舉動亦不在遠矣何得不為河東危

臣兩月前曾與鄉紳劉御史論遼事以為河西
既急奴酋乘此必來欺我我不得不奉承宰酋
乘此必以秋賞挾我我不得不聽從且奴酋向
來不敢併北關者猶慮我援而北關猶力與奴
酋抗者亦恃我能為彼援耳今若乘此取北關
則北關無援必為所併北關併而東西二虜合
則遼必危其與本兵書亦曾微寓此意有奴酋
乘此欺我東西俱急之說而日者遼左情勢危
急一疏又曾惓惓焉蓋已慮及於此矣為今之

計西虜之懟斷不可深北關之援斷不可孤東
虜之計斷不可墮而深西虜之懟孤北關之援
正所以墮東虜之計斷不可誤近聞督臣宣諭
東西大虜東西大虜亦各赴薊門講款似有機
括夫薊既得遂以息肩遼豈可代薊而受禍亦
應亟遣閒使宣諭虜王子以
中國二百數十年豢養之恩約束部落令其解散
雖有拱兎一家亦無能爲而仍用好語以慰藉
之使洗其羞而平其恨則拱兎亦未必不聽如

此則西虜一散而東虜之謀可伐也去年誘致
宰酋之謀奴酋遣人密報宰酋得脫而又因此
以間北關謂實知其謀不以告也宰酋遂因此
感奴酋恨北關近奪北關馬百數十匹又欲會
合奴酋同搶北關以雪不告之恨近者開原道
密爲宰酋曉譬宰酋始與北關稍解今亦遣夷
叩關乞款臣以歸我掠人太少駁行該道再議
若使此酋尚可羈縻仍復北關甥舅之好以牽
制東夷使不敢發難而東西之勢不得合則東

虜之謀可伐也插漢罕酋既不與我為難我得
乘暇以修戰守之備而又歸其奸細以諭奴酋
謂爾酋實忠順而此人妄行離間歸爾誅之以
明爾二百數十年款附之誠奴酋既見覺無可
乘謀復先覺則其氣自沮而東虜之謀可伐也
然而自勝勝人之道實不出臣前疏所言
勑問當事圖上方略者近是若智不出此而徒敝敝
焉與西虜從事則强敵在前有折衄之禍狡酋
在後有掩襲之虞臣實不知遼之所終矣臣嘗

歎今日中外事體好博虛名而受實禍不問情實如何但存體面及其事難卒業又不難貽惧以徇之併其虛名而有所不暇顧今邊臣諱戰久矣忽得遼左出塞一戰正宜藉是以揄揚武功震懾廣衆而臣又爲是解釁息爭之說似不可以爲名然而究竟實不出臣言所料者即如近日覆勘疆界一節臣思禍不可啓禍不可速已棄之地既難以徑與東夷爲辭又恐以駁圖恢復開隙第云必使奴酋畏威懷德有不得不退

還者而爲是姑徐徐云爾之說至於碑文辱我
中國於體宜毀加賞原爲存地地去賞存於體宜
華此則所謂名者亦稍稍存之雖待夷狄之術
或不宜屑屑計較而所以存
中國之法待
中國之人者自不得不出於此乃當事猶以未建
萬全之策而輕挑犬羊之怒爲非計其慮禍甚
近其憂患甚遠臣甚服之而亦自疑其虛名爲
不足顧也者夫虛名而果不足顧也則無爲侈

言絕漠深西虜之釁以爲東虜資而講求所爲萬全之策斯可矣事有緩急禍有淺深伏惟
聖明亟下該部而酌察進止焉緣係夜酋近狀叵測乞酌東西情勢審進止以伐虜謀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嚴尚謹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七年三月二十二日

論捷功異同疏

題爲捷功議論異同、謹據揭直陳以備查勘、併及

鎭臣求去情狀乞

賜部議以重緊急軍務事、臣閱視至開原、按邸報

見臺臣張爾基參論遼東總兵杜松去冬出塞

殺𢿘及今春折傷士馬情節、除屬臣查勘者臣

自秉公執法務求確當、但

奏不敢有所枉縱以蹈欺罔之罪、至於謂松輕藐

撫按、挾偪司道、臣實不任惶愧、夫按臣奉

皇上威靈攬轡一方而山嶽不動搖者且爲溺職況乃爲人輕藐按臣而爲人輕藐也溺職更甚夫搗巢之役地方實有與同臣爲按臣不能痛暢盡言而使他人言之雖謂松輕藐臣也亦可臣見寇已臨門用人爲急不得已委曲爲地方計而不敢輕發以致僨事雖謂臣受松輕藐也亦可顧松雖麤戾實奉臣唯謹不敢輕藐臣也臣見地方破壞千條萬端只圖修備自強何意援勦致寇遂爾誖亂卒難收

拾故臣與相知者有教人沒奈何之語蓋沒
奈地方何非沒奈松何也初塘報之以哈流
兎提至也臣不勝喜及寧道馬拯揭報所殺
爲拱兎屬夷而臣不勝懼矣後寧道同各道
見臣於遼陽臣問其故初不肯言再叩之憂
愁苦澁而終不欲盡言臣衙門驗功疏例止
題
知臣特請
旨責成凡殺敵之與同鎮道之參商與夫官軍不待

勘而急索賞之狀亦既粗具其梗槩矣是時寧道與諸生、各揭未至故臣言止此其後關西傳報者稱該鎮所殺爲稍大成來當大等家達子、與該道所報不同臣疑該道之誤因以誤臣而入之疏也初聞之無何而寧遠關學生員林元吉等以稟揭至矣無何而該道復臣之稟揭至矣又無何而該鎮之辯揭亦至矣據諸生揭略謂自萬曆辛丑拱兎貴英叩關請欵許開木市、不爲邊害先年門禁鎖鑰已出申歸民不復耕、

自是蚤夜力田矣先年民間田土離城三五里
者俱屬拋棄自是開墾新安堡葛家小山等處
荒田約幾千畝矣先年虜入內地潛伏皂隸山
亂泥塘等處虜掠往來人民自是行旅載道矣
先年邊堡夜役十虜三四農民耕穫十掠八九
今彼為我藩籬此輩得免於荼毒矣先年軍士
身不解甲何暇修工今得乘隙修築城垣墩臺
路墁矣先年出境採木五營兵馬防禦猶不能
保今任採取齎諸民以資撫賞矣先時樵採撫

所出民有毀室棄物以資炊爨者今不時開山
任樵取自往柴不可勝用矣先年松木房料雖
尺長寸短難得充用今夷人載大木而來民以
布交易且便且賤矣先年虜入所掠人畜動幾
百計今彼預先報我得以收斂虜之不肆狂逞
皆其力矣先年虜酋潛伏夜入炮火稍不嚴明
而罪坐堡官謫戍深爲可惜邇來虜爲我司夜
汗馬之勳得享世爵矣今無故而發大難之端
取看邊屬夷而撲殺之不惟無以懾虜酋之心

是自撤其藩籬也昔之十害不旋踵矣夫以中國堂堂正正之兵而務為搗巢掩襲計業已詭矣曾不加一矢於境外之酋反縮首喪氣而回乃殃及於屬夷之妻子且執縛禁錮然後馘斬覩者莫不痛哭流涕屬夷何辜妻子何罪亦慘矣今見報稱酋長糾衆十萬欲向寧前報讐夫寧前何讐之有撲殺屬夷階之為厲即奉部劄行令搗巢亦當相其機宜若其形勢準諸輿情況部院之意蓋欲解薊門之危使之狼顧寒冬

大雪胡馬難行虜酋原在巢中不曾擾掠內地安得借口搗巢而殺看遼屬夷也且未出境外何見巢穴未見巢穴先報首級衆實有口胡可遏也蓋言該鎮未出境外所殺皆看邊屬夷且執縛禁錮而後誠斬爲可愍也據寧道揭畧謂稍大成者在薊鎮則稱此名在遼鎮則名小歹青與把兎台吉俱屬拱兎姪男此同一部落也若據杜松彼時所獲首級則身未離邊已殺長嶺沙河椵木衝三堡一十八家大漢鈌四擺洪

太耳吉耳本住牟羔子同漢亭羅奴太擺等、男婦五十一名口、又殺松山寺堡亭太占可太火什太刻立伴把喇氣邪來住敖拜答大擺戶幷男華太併妻與母、老吳邦什十三名口、孟宗孔同弟孟四同灰山堡探親以酒誘殺胡奈、併十二歲男花太二名、又殺寨兒山八他奈喇卜戶哈勝老四招不浪幷妻滿都賴幷妻董狐狸幷妻與十三歲男五歲女共十二名口、又遊擊于守志殺臥佛寺曹善及男婦妻子二十餘名口、

内多係漢人又截殺討賞洪郎中梁五子男梁大漢郭善友男郭大漢等十名搜搶原賞蟒段布疋等值銀三百餘兩無存又分頭搜撲近邊零夷方足一百四十六名之數俱是拱兒看邊屬夷併隣邊部落囘至中左所鎖牽中軍楊松年索要花紅賞功無湊將山西布客任國聘當時打死此俱的的不妄若所云一字陣二字陣并奮男衝殺等語吾誰欺欺天乎蓋言裝鎮身未離邊所殺皆近堡及寺僧之處而擺陣衝殺

爲虛僞也據該鎮揭畧謂職始於去年十二月
二十一日提兵西行援薊二十四日未時於長
嶺山出塞二十六日進境往回三日斬獻一百
四十六顆已經巡按驗明萬目昭彰會跡已悉
不意寧前道副使馬拯揭帖指職身未離
邊卽報殺虜又云所殺者長嶺山沙河假木衝
三堡一十八家大漢鈇刃龍洪大等者避偏夷
並無一字陣二字陳等語職聞之不勝駭異其
閒誣捏無影之事職不暇辯卽以該道所揭爲

殺爲夷之言職殆有不容默默焉者夫薊遼連年受害全是沿邊守口夷人爲彼耳目探我虛實如賊欲搶掠彼卽引領而出我兵追逐彼卽阻絕其入而擄掠人口逃走到邊彼又邀截拏回復賣與山後夷人此之守邊果爲我守乎抑彼自守乎今一剿之後毋論虜賊遠遁而回鄉者絡繹不絕此守口夷人果當殺乎抑不當殺乎且大兵一出迎鋒卽殲遇虜卽殺豈暇問其欵與不欵又安計其守邊不守邊乎夫近邊者

難保不殺而邊外者難謂非賊況在二百里之
外哈流兎對陣之逆賊而亦以為守邊亦以為
不當殺將誰欺乎職在連山時有來堂大心腹
郎中龔學文乃薊鎮書識投虜賊也爲寧前
討賞探我虛實職拏住審取犯稱薊門東虜助
逆根由口詞在卷職恨割一耳送該道再審而
竟放之去矣此等逆賊果可放乎抑不可放乎
至於無一字陣二字陣之說尤可怪焉蓋職調
虔傳令分撥旗鼓千把總史光裕等帶領與漢

夷丁三千為一字陣職與副總兵李芳春叅遊
李繼功于守志高貞等統領五千兵馬為二字
陣彼時一字陣官軍出二百餘里未回該道中
軍祖天壽及寧遠署叅將事楊騹帶領家丁遠
接一百餘里此衆目所共見者而謂無一二字
陣乎誰信之况李芳春楊騹祖天壽等亦有斬
獲首級傷亡軍丁此又從何得乎職備查該道
自三十四年五月蒞任以來每年糜費撫賞明
增暗與不下三四千金皆出剋削民賦軍餉尅

減馬價充數以致民不聊生軍皆枵腹馬無實
用此無非啗虜使不我犯也又卷查寧前一帶
以該道三十四年到任起至三十六年終止大
舉小竊七十餘次殺虜人口馬江韓志正李三
漢等共七百有餘除零星殺虜男婦丁文舉史
三兒袁得義等一百五十餘名口月日不開外
其大者如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五日大舉入犯
前屯殺虜男婦趙廣劉二袁大子等二百餘名
口三十五年八月初八日入犯中右所殺擄男

婦劉進忠沈現于木匠等一百八十餘名口本
月十一日又犯中後所殺虜男婦李妻戴萬山
王守祖等二百餘名口是月十五日前屯瑞昌
堡守口夷人探知守堡官張朝相差人搬取家
小引領達賊六十餘騎埋伏溝內將張朝相妻
女趙氏等三名口幷跟隨軍士丁必等六名官
馬九匹一股虜去即如去年十二月內職未擣
巢之前初七日虜賊二十餘騎犯寧遠與水
縣堡虜我軍餘曹進等三名又二十二日達賊

二百餘騎入犯鎮靜堡殺我軍士李文表趙欒
王蠻二等一十四名射死官馬一十二匹虜去
墩軍徐萬二等三名官馬八匹牛驢八隻頭該
堡乃馬市關口諸酋吃賞貿易之所尚爾狂逞
如此撫按參疏各路開報呈文具在歷歷可查
者欵虜顧如是乎夫虜三年之內殺虜我人口
七百之多該道竟無一言以雪生靈之憤而職
爲地方纔殺逆虜一百四十六顆而該道卽謂
職殺欵而偏護之何視我生民反衷虜之不如

乎且地方失事副將姜顯謨㕘降矣備禦楊松
蔭提問矣遊擊趙之牧吳貢卿等見今亦提問
矣該道安然高枕笆不相干三年考滿超陞二
級而猶日迯爲𡘋不欲以一矢相加遺該道之
意其必舉寧前之民盡膏於虜而後爲不𡘋乎
抑必將職殺虜者與失事者同一㕘處而後爲
快乎總恩職與該道原無深讐祗因該道見廣
寧道缺出心欲得之令職在兩院處贊成䎀閫
地方人言皆謂其年逾七十軍民不服因辭以

力不能爲該道遂恨職怨職大肆含沙之口造
出誹謗之言以私害公而置封疆於不顧也蓋
言該道任內殺掠人數見款虜之該殺而以該
道不得廣寧鈌爲挾恨也時臣即欲據揭直參
巳復思之虜方屯聚報讐正緊急用人之際而
臣一發其揭則鎭道必再鬪該鎭性不能耐必
杜門乞去杜門乞去則三軍無主虜一乘釁而
入無人捍禦而地方必坐受其蹂躪則臣何忍
且臨敵易將兵家所忌該鎭去而虜猝至後來

者一或不支則人將追論曰若松在豈使胡馬至此惜按臣不能少待以盡英雄之用而致有今日耳則臣又何敢況是時勦剿已到或功或罪總不出臣歸結無容再陳以滋煩瀆因將三揭併行代巡道事閻鳴泰查勘而復以剿遺之曰茲事異同猝難結局今但明實查覈而少需之虜恨未已四五月間必大舉入寇若該鎮再獲奇捷縱使殺虜情真前後併應功論次捷則功過相準無功則前後併應罪論必如是而後

勘案可結也蓋以存
國家賞罰之權以責文武寅恭之效以展該鎮未
竟之猷而支地方目前之患臣之苦心委曲意
蓋如此但得地方苟幸無事臣即以今日委曲
之心冒他日扶同之罪亦所不惜乃今者事勢
人情已至於此臣又何所容其委曲而不據揭
明言請
旨行勘耶今該鎮決意求去矣初三日移臣手本內
敘病勢阽危情辭頗切欲臣速為題

請更代除聽督撫會議外隨還書勉留之蓋該鎮正
月內杜門臣以書促之而即出三月內杜門臣
又以書促之而即出意令書可復挽其去志及
初五日據坐營中軍遊擊崔吉禀報有不勝其
驚駭者報云三月二十八日杜鎮守接見京報
蔡論一惱中痰倒地許久方醒至二十九日將
冠帽員領玉帶帳房官轎執事旗號幷盔甲弓
箭鎗刀器具衣服等件搬在大堂前望西南叩
頭用火燒燬即喚直日捕盜官督尋棺木送進

隨閉門臥炕撫院部道俱來看視不起等情異

哉該鎮身為封疆大臣去則去耳即有蓋世奇

功

國家自不虧負地方自不搶沒有何寃抑悻悻然

效匹夫匹婦之諒而爲此舉動也方其小有俘

獲也旣以主將矜功今日催撫臣明日辱道臣

而唯恐叙賞之不速及其屢有損折也不以主

將認罪今日殺官軍明日陷城堡而第諉探報

之不嚴迨至情見事露爲人所指摘則又裂冠

毀冕故發狂疾自拌性命示人以必死之形而恐人以不敢犯之狀似此舉動無論該鎮決不肯為地方一日留即有憐該鎮之驍勇而欲留之以盡英雄之用者亦安得以軍機大事而付之狂疾人之手乎臣二月中見其軍民愁怨文武憤怨移書中外當事諸臣密有更換之意似多不以臣說為然其後虜頻入犯議動愈難臣是以不得不出於委曲優容之計以全地方而權收其用乃該鎮亦漸就臣之駕馭而不敢輕

動臣竊爲地方幸倘使聞言自愓愈以封疆爲重加意戰守之策即不然而杜門靜聽處分臣亦曷甞不肯終始委曲之而不意其鷙驁難馴竟作此態也此雖當事諸臣護惜之過而優柔不斷臣實誤地方臣罪實當誅豈徒以爲人所輕藐而溺職已哉目今戰不成戰守不成守欵不成欵草長馬肥虜再大舉事已急矣時刻不容緩矣倉皇易將本爲所難偃蹇臨戎實則不便伏乞

勑下兵部再加酌議亟准杜松回衛調理速推謀勇賢將一員前來到任管事如以緩不及待查照本鎮先年總兵楊紹勳被論革任亦曾題奉
欽依委協守副總兵代管事例將西協副總兵李芳春先行代署俟新總兵到日徑自交代其西協事務容臣會同撫臣選委閑將一員暫行料理至於鎮道及諸生三揭事體亦聽臣查勘與叙功覆疏從一歸結施行緣係捷功議論與同謹條揭直陳以備查勘併及鎮臣求去情狀乞

賜部議以重緊急軍務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
專差承差李萬珍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七年四月初八日
奉
聖旨杜松已有旨了其餘事情該部看了來說該兵
部覆奉
聖旨是該鎮危迫撫按官有備禦方畧有各條奏來
看

查參大勝堡失事疏

題爲邊堡失事重大謹據實查參併及早收拾敗局以救孑遺事三月初十日虜陷大勝堡殺虜軍民臣當據塘報題

知比撫臣李炳恐疏報遲悞亦據塘報查參失事官員聽臣核勘矣撫臣慮該將于守志開報不確特差旗鼓官杜承宗徃查之復行巡道嚴加查覈而臣檄該道轉委通判戴章甫亦

誠以軍民旣遭殺虜不宜復沒一人姓名乃

杜承宗一查除各營陣亡官軍外該堡殺虜官軍人等三百八十五員名戴章甫再查則比原數多一十六名造冊轉報竊謂此數的確無俟再叅及聞之道路有謂虜去千數百人者有謂各官徃查于守志綑打各軍不令實報者有謂于守志坐占堡軍無人守禦因而失陷者臣因提杜承宗及堡軍黃得玉崔良宇貴等至遼陽親自審問據杜承宗揭禀三月十二日蒙委大勝堡查驗堡軍李得功等六十餘名

原係于守志假調充爲夜役名色向占錦州認辦又各賺臺走報軍士三十八名俱未被虜比拘李得功面審約供男婦千餘方在實報聞于守志跟將李得功徐自強余住護得伏四人各責三十棍後遂畏刑荒報前數欲復研查恐誤塘報及于五日走進回鄉宋應順張元祖二名呈解撫院審於職報原冊并無名姓皆因于守志責打報役以此遺漏是的又審崔良等供稱堡軍一百零八名尚存一百零七名未被殺虜除各哨臺攔踪監臺省

路等項公差五十餘名外將官假以燒灰織蓆

庄頭木匠選鋒擺撥名色四十餘名占在錦州

何未發堡本堡軍餘男婦及做工看糗買賣等

項實有一千以上人數因畏將官責治不敢盡

報及問以當日䖍堡之狀則稱是日天亮虜進

日出圍堡巳時攻陷男女搬磚打賊力竭見無

兵馬來救人心慌亂以此被䖍時鏝頭山臺軍

見于守志人馬久到蔡家屯大呼快救守志反

將人馬退入屯圈不出已而戚家營軍至已而

正兵營軍至當先直入守志方纔進而是時堡內軍民久已虜出墻外矣比軍馬進入山口被賊衝斷守志引軍先奔北山奔不及者被賊追入山溝盡行砍殺獨苦正兵營及戚家堡兵馬自知必死抵命厮殺自午及申虜始退去是日守志原未敢傷錦州指揮原非當陣被殺守堡官耿尚仁被虜支解而死原非順虜等情臣審及此不覺據几痛恨而立欲按劾以提于守志也當堡被圍時多一人即得一人之力而于守

志則占役四十餘人不以守堡也當堡望援時
得一聲援信息亦足以壯堡人之膽分虜衆之
勢而于守志則逗遛不進也當賊衝殺時儻與
正兵營合力併命雖于堡無救而於軍必無損
于守志則引兵先奔而卒之奔死與血戰死者
相埒也玩寇殃民誰爲路將而猶誣人以順虜
匿敗以爲功于守志即何逭於一死乎總兵杜
松徼出塞之奇功貽地方之慘禍殺屬夷以深
虜恨驅生靈以委胡塵速怨挑釁致有今日而

徒責偏裨以塞咎、扯道臣以分過、杜松可晏然於一去乎、嗟夫、謀不慎始、患不慮終、忽動干戈、輕撩豺虎、而曾不計夫虜衆我寡、虜強我弱、虜怒我怨、虜直我曲、虜聚之無所不入、而我散之無所不防也、當是時、杜松驕且悍、固敗、不驕且悍亦敗、蓋不待陷城覆軍之日而已知其有此矣、臣於杜松又何誅哉、惟是今日之事、不難罪諸臣以謝地方、而難解虜譬以弭禍患、不難徐議戰守以圖後功、而難亟示羈縻以收敗局、臣

謂天下事旣從誤處作壞還從誤處收拾猶可
救其半而不然者壞且至於不可言夫謂殺款
爲無傷而忽議摀巢前日之所以誤也因摀巢
以致寇而復議款賞今日之所以救誤也頃兵
部議復款以脩戰備而督臣亦以插漢諸酋俱
聽薊門撫款復差通官往諭朶顏兗罕及黄台
吉拱兎三大酋爲遮講款業從誤處收拾而思
有以維其壞矣顧部院雖建主款之議而地方
尚無任款之人籌邊者雖知復款之是而持議

者尚護攜巢之非夫寧前道馬拯之見侮於杜
松也豈有積怨深忿哉不過以款不宜殺一言
拂松意耳以前日之捷觀之似乎攜巢之爲功
而馬拯爲害成以今日之敗觀之畢竟守款之
爲是而杜松爲開釁然則大勝堡失事之根因
在攜巢在殺款不在鎭道之不和亦明矣乃前
者伸松之說旣易拯以避松今復以僨堡之故
欲併議拯以分失事之擔而護攜巢之誤則議
論不一是非不明誰敢復爲地方任款事哉馬

拯老成持重以至誠內綏軍民外撫戎狄拱兎信附焉雖部落零竊而腹裏尚多盜賊雖撫賞歲費三千餘金而廣寧歲費數萬計尚見侵擾雖三年內不無失事而試以未款之先及今殺款之後衡其小大重輕其勞亦未可沒也今據地方公論皆願留拯任款以撫拱兎而議亦中寢矣臣謂已陞欲去之官義固難留方張未艾之虜勢須亟撫拱兎雖犬羊乎而試觀其搗巢於寧前地方報讐於廣寧境內恩怨之間亦自

明白竊幸有此機軸在拯尚可轉移遂於請官署印詳內批留三月必待款事已復新官已到而後許離任蓋今日任款之人可以收拾敗局者斷斷乎非拯不可者也臣曾聞拱兎自以款附見剿不勝懟怨云杜總兵無故殺我邊夷我必將他邊堡盡行屠苑而後已今其言驗矣廣寧寧前一帶邊堡男婦拋家棄業紛紛避難數月以來哭聲載道僅留軍壯守堡而堡城幸多坍廢守者皆無固志且不獨此也臣閱開原時

宰賽煖兎各遣目夷獻馬稱欵而臣亦慰遣之唯唯聽命及臣離浹旬以來聞宰酋擁衆欲與煖兎爭賞先後若賞不得先不與煖兎厮殺則必復搶開原而爪兒兎糾合卜兒亥卜答赤等十餘頭目圖犯開鐵遼瀋間又屢見告矣奴酋聞那酋死即日焚香謝天椎牛數百頭大犒部落領兵而北假修南關舊寨爲名以圖北關而又李部夷七千騎進屯廣順關口踐害靖安堡一帶田禾以逼開原臣恐宰賽奴酋東西勾合

亟行開原道密諜宰賽等營設法講解未知妥否若講解不聽而開原去矣臣細閱開原兵雖二千餘堪戰者不過二百人瀋陽如之鐵嶺及遼陽協守營亦各不過三五百人而止蓋各路兵馬素不訓練凡遇有事惟恃正兵營之大軍以爲援耳今大軍爲拱兎等所糾如宰賽等明知河東之单弱而大軍之不得東也以此逼挾踐蹂無所不至開原官軍魂驚膽落求于待盡夫就使東西虜衆一時猖獗地方禍殃一時

奏逆則搗巢之流毒又豈但陷一堡殺虜一二千人而已哉開原之危甚於廣寧寧前十倍欲解開原之危必須廣寧寧前欵事速成然後得分標下大軍以爲應援臣所謂及早收拾敗局以收孑遺者非獨爲廣寧寧前計尤所以爲開原計也伏乞

勑下兵部再加查議將臣所叅千守志等失事情節行臣勘覆以正其罪寬馬拯新任之限暫留寧前三月速完欵事仍擇推賢能曉暢邊事者一

員前來代任至於開原危急作何赦顧欲分兵

而西事未弭欲添兵而緩急無濟欲調遼瀋兵

而沿河虜衆雲屯自顧不暇欲調薊兵數千防

廣寧寧前分廣寧大軍二三千助開原而往復

商確薊兵至今未見過關存亡之機間不容髮

尤不可不亟亟處分者也臣職按閱不宜數言

軍旅而地方緊急之狀不敢不以時

聞伏惟

聖明裁斷緣係邊堡失事重大謹據實查參併及早

收拾敗局以救孑遺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

專差承差郭繼芳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七年五月初四日

議留賢將疏

題爲議留賢將、以慰人心、而裨安攘事、據整飭開原等處兵備兼管屯田山東按察司副使石九奏呈蒙 臣 批狀、據鐵嶺衛官軍商民徐國臣咸國祚等、告爲拯救生靈事、內稱遼地與夷爲隣、惟獨開原、三面受敵、狡虜狂逞、生民塗炭、是本城李遊擊莅任以來、一塵不染、心懷裘葛、志欲吞胡、廉畏四知、勇冠三軍、身先士卒、屢獲奇勳、斬首三十餘級、自此之後、窮寇喪膽消魂、商民

安堵樂業、以解倒懸之患、皆賴衝鋒破敵之功士庶咸稱飛將軍、各送旗扁旌能、令威名素著超陞參將、雖則公道喬遷、但恐勇將擢於安閒之地、然若於衝邊軍民、復有門庭之寇、况武將固多、如李遊擊忠勇廉仁者、蓋遼無對、迄今瓜期伊邇、百姓荒忙、皆要攀轅臥轍、再留幾年、依依不捨、無計留戀、幸蒙撫按兩院、軫念孑遺之民、大修邊政、空壕築墻、功高萬里長城、澤及遼民、世世感念不忘、再懇俯憐孤懸屹塞、准留勇

將威鎮要地得於原職加銜照舊任管鐵嶺庶衝邊得人蒼生幸甚地方幸甚具告等情并鐵嶺衛閫學生員張采等呈爲乞留勇將以安地方事竊照鐵嶺乃遼左極衝之地且東西逼近奴寨二虜羽檄交馳烽火日急自遊擊李效忠歷任以來迎創數次幸獲小安今兵部衙咨擢任海州參將閫城軍民大失保障伏乞憐憫衝邊照依新銜疏留本城候有成績不妨以副將擢任邊防幸甚生靈幸甚緣由等因俱蒙批開

原道查報蒙此又蒙巡撫李都御史批據鐵嶺衛官軍商民徐國臣段自學等告前事鐵嶺衛闔學生員張釆等呈前事俱蒙批仰開原道查報蒙此該本道看得鐵嶺遊擊李效忠廉而有勇信以伸威壯膽每欲吞胡赤心惟知報

國往年狡虜竊犯月無虛日自本官歷任以來連創數次斬首三十餘顆截回被虜人畜甚衆爲虜所畏憚見今率兵穵壕築墻計日可以竣事功高勞深委爲地方倚賴聞陞海州參將闔城

官生軍民俱各不捨乞要保留似應准從呈乞

合無將李效忠速爲題

請俯容以叅將職銜仍管鐵嶺遊擊事務候有成績

不妨以副將擢任其海州叅將員缺另行推補

等因呈詳到　臣據此卷查萬曆三十七年五月

内奉都察院勘劄准兵部咨爲缺官事該本部

題推遼東鐵嶺遊擊李效忠陞補海州叅將近

見邸報又該本部議推中固備禦鄭朝隆陞補

鐵嶺遊擊俱奉

欽依今據前因相應酌議臣 謹會同總督薊遼保定等處軍務兼理糧餉經略禦倭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王象乾巡撫遼東地方贊理軍務兼管備倭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炳議照
國家用將視地之衝緩而已今之遼左何地不衝而鐵嶺孤懸較海州尤甚遊擊李效忠謀而有勇廉且生感褱華之心堅如金石吞胡之志猛若熊羆虜已知其姓名士庶共資其保障推陞叅將孰曰不宜而惟用之海州則本官有攙

指之憂鐵城增何怙之歎而況後來者未必如
其賢卽賢者未必如其習也則何如加銜留任
之爲便乎或曰中固備禦鄭朝隆報補鐵嶺遊
擊矣留效忠將置朝隆何地不知中固之於朝
隆亦猶鐵嶺之於效忠效忠可留何朝隆之不
可留也夫朝隆氣負驍雄冐藏甲胄訓兵紀律
惟嚴料敵緩急多中所爲敢戰鬬而得人心者
當亦不在效忠下矧近報奴酋聚兵安寨窺我
藩籬矣宰酋駄帶盔甲駐牧邊外矣岌岌之狀

兩地同之奈何以朝隆代效忠而貽中固以空虛無人之患乎夫虎豹在山藜藿不採英雄相望姦宄立消

皇上誠以叅將陞效忠而復留之使雄鎮於中固之南以遊擊陞朝隆而又留之使犄角於鐵嶺之北

綸綍傳宣聲威丕振開原一路庶幾其無虞乎臣等責在封疆非不知奉有

成命未可煩聒而爲地擇人殊非得已且迫於官軍

之呈請士民之乞哀有不得不亟懇於
皇上之前者伏乞
勑下兵部再加查議如臣等所言不謬將李效忠以新
新陞參將職銜留管鐵嶺遊擊事鄭朝隆以新
陞遊擊職銜仍管中固備禦事各到任防禦遺
下海州參將員缺另查推補庶人地相宜而衝
邊胥有賴矣緣係議留賢將以慰人心而裨安
攘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承差陳守貴
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七年五月十九日。

奉

聖旨兵部知道該本部覆奉

聖旨是

兌寺馬疏

題爲增募無期危急轉甚不得已權整敝務乞兌寺馬以濟緊用以存重鎮事臣自春夏以來目擊環遼之虜東西交逼情勢甚危屢疏畧言其狀以俟

廟堂區處而本兵知遼急議募有馬壯兵萬人以爲救急一着今候

旨數旬於此矣乃頃者河西虜憤未消薊門聲息又至援遼兵馬該鎮撤回而河東奴兒哈赤何既

親領七千騎入靖安堡蹂我田禾昨復親領五千騎屯撫順關挾我參價連以重兵壓境又轉盼之間秋高馬肥西虜必趁收成人畜滿野復圖搶我而東虜知我所急在此又必乘此領兵復來恐我得便則遂因而攻取我此必然之勢無足怪者而我則問軍軍少問馬馬缺問器械器械朽敝而問錢糧錢糧又匱乏之地方道將束手無聊奄奄欲盡而增兵之議當事大臣一彼一此智且出胡越人下臣於此焦心蒿目莫知

所措不得已權將見在軍馬器械苟且收拾以支撑目前秋冬之急牌行各道挑選所屬精壯軍士另起操練凡無馬及有馬而羸弱者買馬以給之又責令各管局員役打造衣甲弓矢刀鎗火器之屬星夜治辦解道收驗凡無器械及有器械而不堪用者逐名以給之而又督令各將領率所選軍士日赴教場勤加操練先演弓箭中者賞不中者責窮日之力必期於中而後已度如是者旬餘弓箭可用也而後演火器中

者賞不中者責窮日之力必期於中而後已度如是者何餘火器可用也而後以弓箭火器併場合操金鼓以習其耳旗幟以習其目坐作進退以習其法窮日之力必期於合律而後已度如是者何餘步伍可無亂也分演數日而復以一日合之將演數日而道以一日監之道將演習有緒而撫臣及臣各隨便以一日下操考成之臣亦極知各路軍士向無沙汰所得精壯幾何久不操演所能熟練幾何虜衆數十萬所可

扺當幾何、而不如此、此則心膂益無所恃、欛柄益失所據、然卽如此、苟且以收拾之、而畧選精騎以配壯軍、所少馬匹、又不及軍之十五六矣、且今緊急缺用、倉卒難求、臣且奈之何哉、夫馬軍之足也、軍雖壯而無馬、雖有馬而病羸、不堪戰譬諸其人、雖有孟賁烏獲之勇、而其足折廢、或不仁焉、三尺童子仆之矣、何乃與強搏也、今邊馬幾盡、而邊軍幾無足矣、自各營失額、多者三四百匹、少者百數十匹、各官不行隨缺隨補、而

馬缺於怠玩自追樁綑打之法不嚴養馬軍既不知賠之爲苦刑之可畏而倒死一匹遼俗官給銀十兩外又攤泒閭戶餘丁湊銀一二十兩往往因馬之死以爲利以此軍士不加愛惜隆冬氷雪之下終夜露立死者甚衆而馬缺於作踐自以子銀自愚但取駑駘充數或未解驗而死或纔發營而死而馬缺於虛冒自舊帥占盡東市不論老病瘦弱但似馬而有氣者一槩收買發牧場喂養統侯關領馬價之日壓散各營

哨以冐官銀以此二十兩貴價之馬歲所倒死反多於十兩價者數倍而馬缺於貪黷自以軍馬代驛馬今月取數十匹貼驛不浹旬而告乏來月取數十匹貼驛不浹旬而告乏盡一營之馬輪流替應歲不能周貼驛之一廻而馬缺於奔馳自去年春冬忽開邉隙致虜報復或被矢而陣亡或負傷而槽死而馬缺於鋒鏑嗟乎遼之馬如之何而不盡也臣日夜以此爲憂鋭意買補或行檄或批詳或書札或面談不啻紙盡

筆秃舌敝唇乾今且九閱月矣、而各道皆言馬少、買補甚微、臣初不信、而今乃知其果少馬也、緣十數年來專靠夷馬、凡土產者雖龍種不得售一錢、而民旣不收馬之利、自高淮播惡、凡有馬者家家傾命蕩產、而民又受馬之害、以此遼東至今以養馬為戒、而所市夷馬又乘我之急而匿其精壯售其老弱、每一市所選中不過數匹、所得無多、臣聞人言宣府張家口夷馬蕃庶、即差左都司前去易買、但道途往返四千里、不

能多致縱使市得千匹散之各路所補幾何而其餘馬匹復何買辦雖張萬歲王毛仲復生於今日恐亦未能使其從天而降也 臣 頃徑閱河西時分巡海蓋開原三道各以公務會 臣 於三岔河上商及馬務輙相與望洋浩歎 臣 曰無已其兌寺馬乎巡道孫敦化曰撫院與本道久有此意只恐部寺扣除馬價所兌之馬不足支所缺之半而馬價一扣此外應補馬匹及撫賞等費從何取辦以此牘屢削而屢止耳 臣 曰扣除

自是正例然事有常變時有緩急今日
廟堂之上亦知遼之危困與遼馬之倒損至極矣縱
破格增補猶懼無濟於用矧其兌一馬而旋責
一價以歸乎本兵爲遼憂危議募勇敢以足原
額舍此存遼別無一法矣召一軍必給一馬勢
必通於年例之外矧其見在者而可拘拘乎查
二十二年本兵撫遼時一年兌馬兩次計六千
匹矣當是時以援朝鮮之故尚如此矧自己肘
腋封疆而顧銖兩是較乎今年春薊鎮亦兌馬

三千匹矣、墻垣不守、必及門庭、遼詎輕於薊乎、
或謂寺馬原備
京師之用、得兌已屬過望、價安得不除、而不知救
遼正所以為
京師也、無遼則無薊、無薊而
京師不得安枕臥也、今有強寇闖垣及門、主人曰、
我有壯僕、原為堂奧設者、雖發守垣門、而猶責
其顧直焉、其可乎、且撫臣尤有一種苦情難以
盡言者、舊規年例、馬價解到、當即酌量多寡分

發各道買馬操備自舊撫鎮爲政全將銀兩收
貯廣庫獨爲廣寧買貨撫夷之用止將所市夷
馬分俵各道計所俵不及應分銀數十之二三
而所欠各道馬價有三年者有二年者又去年
應分馬價除止給寧道外别道分毫未與也及
查庫又無存留銀兩雖遺下叚貨諸物約值十
餘萬金緣向來侵扣多端買到之物既濫惡不
堪而頓放年久漿粉發變又復壞爛減價以售
夷馬而夷人不收𥮅價以分各道而各道不取

近因邊情緊急各道自知于繫查補所屬馬匹日與撫臣催討前銀而撫臣無以應也即今三十七年分馬價將到尚不足筴還各道之舊帳而見今廣寧大營倒死馬匹不買補乎即云舊例常於明年馬價扣除而明年之馬不倒死不買補乎臣言及此當事者猶忍扣除而使撫臣捉襟露肘受愁窘迫坐待夷虜之縱橫地方之慘酷乎臣是以欷歔太息退而具疏以

請乞如果臣言不謬伏乞

勑下兵部議覆將太僕寺寄養馬匹內挑膘壯堪戰之馬調發三千匹俵給本鎮急催馬戶於七月初十以前解至山海關聽撫鎮委官赴彼兌領前來俵給軍士仍將馬價免行扣除庶權時選練之軍得此戰馬以備馳驅目下猶可支撐以待召募壯兵爲遼死生存亡之計若智不出此稍有蹉跌而遼去矣臣心有血不能復爲遼灑口有舌不能復爲遼策矣嗟嗟火不着身誰知焦痛目不擊艱危誰肯體念近議復標盡矣而

當事者斷不肯復也議行召募矣而當事者斷
不處餉也外呼而內不應此作而彼不應人情
如此誰爲
陛下憂封疆者免扣之說臣豈能必當事者之必從
而臣心盡矣異日者以無馬之故無遮無遮之
故危勦而薄及
京師亦願當事者之心安則爲之耶臣安得而知
之緣係增募無期危急轉甚不得已權整敝弱
乞兌寺馬以濟緊用以存重鎮事理未敢擅便

爲此具本專差承差陳應科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七年六月十八日

奉

聖旨後該兵部據揭題奉

聖旨是准調三千匹與他該鎭馬價每歲十萬餘兩原足買馬之用如何今日輒稱無馬其馬價那用撫夷是否舊例着撫按官作速查明議處來說

議增河東兵馬疏

題爲驕虜兲兵不一空邉徒手難支懇乞

聖明自爲封疆大計事遼自春夏以來兩河諸虜三

面蠢動拱兎報讐於錦義宰賽挾賞於開原沿

河牧夷糾搶於遼瀋而奴酋復率萬人築南關

舊寨以圖北關而又親領七千騎擅入靖安堡

以逼開原時盖邉聲四起烽火天連馳檄傳鼓

日臨餐投箸而起者不知凡幾然邉臣不敢盡

以入塘報也報之而恐以賊數數驚

君父也恐令反側子不自安而益速之叛也無亦姑鎮靜以羈縻之而待其自戢耳乃旬日前奴酋又領精兵五千騎劄撫順關上挾索參價矣其言曰與我參價則已不與則盡縛諸欠價者立獻於我不然我不能以兵馬退也時地方洶洶守道謝存仁星夜馳潞以赴其急會遼吏摘之以牛酒犒之以紫段甘言厚幣委曲與約而後去不出月餘逆以重兵壓我近郊略無顧忌彼目中豈有遼耶 臣 惟遼爲

京師左臂控山帶海以拱燕薊遼重則
京師重遼輕則
京師輕四夷瞻視關係豈小今爲一屬夷所侮常
常夷兵境上以窺
中國之輕重爲四夷倡而我則任其越亂安若故
宗既不仗義執言以折其驕又不添兵設將以
防其潰增[illegible]議而事格於同冊章疏上而
摠務於止藝似以憂患預防之說爲不必然之慮而
苟幸奴酋之未必至此雖或至此而猶冀發在

異日之後當吾世而未必親受其亂者噫何其易視此酋而徒以封疆僥倖也　臣請再以不必然之慮借前箸為

陛下籌之吾嘗規畫遼左形勢自山海關迤至開原譬如一之字然幅幀無廣而路則長且曲焉一面瀕海三面臨虜夾遼而介其中間其長且曲處則皆虜所環集住牧處也於勢最為難守先是所臨諸虜西北則朶顏泰寧福餘三衛東則海西建州毛憐等衛分地世官勢同藩蔽雖虜

亦叛服不常而我則剿撫併用猶未足爲遼患也自虎墩兎罕之先以元孽移住遼之西北臣服三衛始勾引爲寇患夫是虜故即先年數以

大衆直薄

都城實

中國全力支之而不足者今加於一線孤懸之地而遼之禍烈矣顧其衆專以搶掠爲事所志止在人畜財帛不在土地雖爲遼患而猶未足爲

京師患也自奴酋以孤仔縱爲龍虎將軍號召部

落柸有建州毛憐諸衛而其衆始強歲得我勑書賞賜車價無筭近又益以膏腴地數百里而其財始富併南關併灰扒併叱哪併黑龍江一帶諸夷拓地數千里而其勢始大日以子女玉帛誘結西虜宰賽拱兎小歹青黃台吉等時寇遼爲已驅除而其羽翼始衆又熟知我之兵微將弱城垣堡廢無一足以當彼遂妄萌故業之想而其志始僭妄而無忌憚彼其性情飲食衣服居處皆與我同得我之土地足以耕得我之人

民足以役得我之城堡足以居耽耽焉逐逐焉志未嘗一日忘醫巫閭之西也而其所以不即動者緣北關以世讎在臥榻間恐兵出而議其後故亟亟以併北關爲事北關併則巢穴固進足以取退足以守然後據洮懿之阨塞斷遼瀋之聲援而開鐵固口中物也投足而東而朝鮮殘破之後無衙敵投足而西而兩河彫敝之餘無堅城恐席卷長驅而其鋒未可當也嗚呼以寇山海關而薊門動縱葦以窺天津而

畿輔動恐
京師未得安枕而臥也此其患在
京師不獨在遼臣故曰無易此酋而以封疆僥倖
也然臣之言非無所以試之而故爲是不然之
慮以自張皇者也奴酋生聚教訓三十年於茲
矣其爲人譎智多謀信賞必罰部夷善騎射者
不難解裘以衣之割愛以妻之而苟一犯法雖
乳父之屬必涕泣斬之不少貸以此刑賞嚴明
人皆用命凡遣以諜西虜誘東夷而皆得其力

此非無事之人也其挑選精壯年二十五以上、四十五以下者方行編伍非此輙汰去而又日投石超距以習其力椎牛饗士以結其心至於打造軍器如銃錘劈挾攻城之具尤不可數計、此非無事之物也奴寨任萬山中、我不便入彼亦不便出至臭海西九陽一山如天塹自併南關而此險遂爲所奪出路通矣、然彼此相去猶遠、自棃南關屯兵聚衆去開原北關地方近者數拾里、遠不過百里、乘閒伺隙朝發夕到而又

皆平川漫坡通行無礙昨北關金台失白羊骨二酋長以奴寨漸近恐乘喪而入各遣其妻赴臣求救曰此寨一築而我等不知税駕矣此非無事之地也往年奴酋親領夷兵七八千騎由柴河堡進從裏邊護送西夷又哈兒等營達子千餘直由開原南門外過古城堡出而奴酋復由靖安堡回巢去訖乃今復以七千騎入靖安堡無何又以五千騎屯撫順關自往自來如入無人之境此非無事之舉動也語云明者見事

於未然智者銷患於未動凡此皆已然已動不
待明智而知者 臣故曰無易此酋而以封疆僥
倖非不必然之慮也屢見樞臣議待奴酋當以
文告爲欵而不知此酋悖驁已久何知宣諭曾
諭令退地而不聽諭令改碑而不聽諭令送還
哥兒忽答而不聽諭令無得引兵護送西
夷由我內地行走而不聽諭令不来
明旨毋得越境擅修他寨而不聽即閣臣李廷機在
禮部時以車價事特遣一序班往諭而不聽甚

有怒言詈語撦碎諭帖如鎖扣通事李得時鐵房三月而後逐回者

陛下試以此會爲文告所能諭乎又見討臣議欲照舊本兵督宣大時於見兵內挑選精壯或足扞禦而不知遼兵孱弱已極精壯能幾臣閱視所至輙私問將官該營堪戰軍馬幾何據各對云開原不及二百人鐵嶺不過四百人東協不過五百人瀋陽則抽選餘者拾數人射而多不能開弓或開弓而矢不及十步盡復則抽火槍者

三十人射打、而通計之僅中一鉛、其他大都類此、猶意廣寧大營兵馬強壯可恃、及問遊擊郎名忠云、左翼營戰兵、不過五百人、右翼營亦然、而正兵營不過千數百人耳、前按臣謂選兵堪戰者不過八千、洵非虛語、

陛下試以此兵爲足以禦奴衆乎、然則急急救選之策、含募勇敢分戍重地、以杜蚕食之漸、而防豕突之虞、計亦安出哉、聞原不置重兵、則西虜窜賽等二十四營、無所忌憚、必時時要挾而一不

應則其款必不固西虜與我之款不固則與奴酋之交又合而於壮關之好又擕必又聽奴酋之唆以搶我合謀壮關以閫我則壮關併而開原危壮關即不甘心爲奴所併而明知我弱之不足恃亦必附西虜以自固從此胡越而不藩籬我則壮關去而開原亦危似應於開原營增兵一千五百人以居中策應慶雲堡增兵一千五百人改備禦爲遊擊衙以彈壓西虜或靖安或柴河堡增兵千人添一備禦以防奴衆內襲

必如此而後可以固西虜之款可以離東虜之交可以助北關之勢可以折奴酋之氣而使不敢動此今日救開原第一義也其次則氾河懿路各量增數百人以守要害左山右河路寬不過二三十里一失其據而開鐵之聲息不待南通也若遼陽所屬惟清河堡最爲緊要其地距奴酋住寨不過百數十里酋若侵犯必從此出我若攻取亦從此入而所轄孤山散羊谷等六堡俱險阨而遼闊難顧若於此堡增兵千人各

虜堡俱復舊額改守備爲遊擊以統之寛奠營量增五百人與清河犄角相望使酋欲南侵遼而憚堅利之在前欲北出開原而懼攜貳之在後左顧右盼前牽後曳此亦困虜之一奇也又於遼陽協守營增二千人爲專制東方之計瀋陽量增一千人西防北虜之掠東應撫順之衝而寧前則量增一二千人以佐其弱議處班軍以爲經久之計臣非詳於河東而略於河西也河西之虜貪漢財物尚聽款撫而奴酋則不以

此物爲意也寧前一面臨虜又去大營近易緩救援而開原則三面臨虜孤揷虎穴而無與救也寧前自山海關抵中左所二百五十里節因虜警增置怒遊者四副總兵者一而開原自淸陽堡抵蒲河二百餘里僅得兩遊擊伺以海建效順未有所增置也廣寧大兵倏撥正安堡倏改戚家堡倏移右屯倏置親兵陸續增添營路相接而河東守禦實爲疎闊且既以河西之班軍減河東之額伍又以河東之逃故給河西之

雙糧而河東兵馬錢糧則有百減而無一增也
然則河東諸路雖無東虜尚當議加而況患在
燃眉萬萬不容緩豈添兵設將只應行之河西而
河東獨有所未可耶豈東虜以腹心爲賊險圖
不軌勢反緩於西虜耶豈前項添設多係十數
年來事機時征夏征倭征播及有餘錢而今遂束
手無策耶協力同心設法計處以解
京師左臂之患而紓
陛下東顧之憂諸臣同休

王臣義難胡越同冇干繫責難推諉若如樞臣所

云議及太倉而計臣爭之議及塩法而鹾臣爭

之議及事例及外帑那借而中外臣工將盡爭

之甲行乙阻成何事體嗟乎悠悠諸臣已無肯

爲

陛下了此者

蚤發內帑以濟緊急是在

陛下自爲封疆之計而已若

陛下又不自爲計而惜此朽蠹不忍割以致無餉而

因以無兵無兵而因以無遼無遼而因以危𧈪

則所去者

陛下之人民也誰是諸臣之親族所失者

陛下之土地也誰是諸臣之田廬所震驚者

陛下之

園陵

寢廟也誰是諸臣之丘壠而傷心動念乎不惟不傷

心動念也而又將歸過於

陛下唯不發帑以至於此則

陛下奈何甘被此名而使諸臣得以今日推其責而
異日追其誅哉臣無任憂懼激切之至緣係驕
虜哭兵不一空邊徒手難支懇乞
聖明自爲封疆大計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
承差陳應科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七年六月十八日
奉
聖旨後該兵部據揭題奉

聖旨這邊防事宜依議嚴行申飭近來各鎮糧餉日增武備日弛兵數雖多賍戰者少督撫官如何不用心振刷料理以致有警之時動輒驚惶責將誰委你每屢說遼東緊急着戶部即發應還太僕寺漕折銀十萬兩太僕寺發班價銀五萬兩南京兵部借銀八萬兩戶工二部共七萬兩解赴該鎮以募兵充餉之用仍着各該督撫巡官着實用心整理邊備訓練士伍設法修復屯田以助糧餉不得因循怠玩專靠增添違者重究